

31  
31  
1  
1

养一斋集



養一齋集卷之二十四

山陽潘德輿彥輔

志表哀文

王君墓志銘

代熊民懷先生作

人有恆言曰財用末世之士殆皆爲財用者哉夫惟人能用財爲財用之人無人也財而已或又以不言財爲高吾未測其義也士難用財耳華亭王君南章其庶幾君少極困手自索麻浮海賣之乾隆六十年華亭饑官煮粥振餓者君四顧一室中惟盎米數斗攜以振路人謹笑之無何資日起歲施貧者棺以百計道光三年水災劇君大發橐

振其邑又曰川沙吾母族居齋千金往佐振之楚販米平糶牒當事平木棉價飢民雨行淖中君除別室居女之老羸者十一年霪雨江異漲漂樁無算君馳七白金入金陵救生局避水者千餘人人贈一緡錢是歲華亭亦哉十三年又哉皆倡振如前所活不可勝紀邑之節孝祠隘議伐石總爲一坊難其費君曰吾母位在是與吾母同列者吾宜視如母請獨任之捐地別創祠堂廡增廓大吏勸民修城垣君上六白金而其九巨者道光六年 朝議海運江蘇布政使司所轄四府一州漕米雇商船入海以北君盡出己海舟急公事不受價上聞以前此助川沙振議敘九

品銜至是加七品見客繭袍布襪會未嘗兼味年七十其子將開宴君曰昔不飽麤糲今忘耶發金命其子築浦東石道十里許曰以此介吾壽可生平不讀書子壽康補邑文學訓之曰書以明義科第非汝急也吾家世貧苦汝生長溫飽中果明所自來乎毋謂係家易或曰君餘於財故利人是不然君少業索麻時或告曰中雜以朽者利可倍君愀然曰海舟慮風恃索耳脫不謹殺人多矣信乎其性然也君一歲而孤其兄方四歲中年兄欲分視母膳君必不可因相窆而泣母喪除夢中猶哭呼母晨起拜母木主出而歸亦如之以終其身是豈不讀書人哉君諱文瑞字

南章壽止七十二妻張先四年卒子一卽壽康孫四曾孫  
一壽康子門人來乞銘案狀可銘矣曰

財以人用之而為財用者蚩蚩吾銘茲為高資規華且慳  
者愧此辭

誥授奉政大夫廣州府同知丁君墓表

代湯敦甫侍郎作

前廣州府海防同知丁君在衡廉能吏也道光十年二月  
卒于家既葬將伐石表墓其壻高生士魁予所得士也持  
其行狀來乞文予覽之歎曰君累任繁劇識力絕人以養  
母解組家居三十年未竟其用信不可無以表之案狀君  
諱如玉字在衡淮安清河人七世祖士美明嘉靖己未廷

對第一贈禮部尙書諡文恪曾祖兆祐早世曾祖妣潘以節孝聞祖楠父行舉皆諸生君少勤敏日或不再會講誦弗輟乾隆三十六年舉于鄉四十六年大挑一等補江西永豐縣永豐大豪王士峻與其兄訟直在兄故撓案久不洩君泣任卻其賄銀萬兩逮之急士峻賂贛南道兩檄親鞫君不申送并具狀駁席士峻計窮走京師奉黃金三百兩壽君座主彭文勤公勾通書緩頰文勤不可士峻子故與人鬪于邸屬其鄉人御史某牽以入奏欽差大臣至江西案驗士峻乃得罪大臣謂君子無過吾在京卽聞子清直名不虛也臺灣亂永豐解兵米三千石尅日無誤太

守檄君爲吉水具米若干石抗不應太守恚譴之大吏大吏責問良久曰丁令當是也調玉山縣擢山西太原府同知時玉山修城垣估銀七萬兩君減其半大吏奏畱君督城工葺事改選廣東雷州府同知調澳門同知奉檄鞫海洋巨盜從容定讞無豪髮出入署韶州府韶民劉秉福者或誣爲賊獄具久矣君反覆得其情脫秉福罪司府護前君堅不會彙比部駁一如君所議署嘉應州事武舉李宰聚眾爲不法君捕之流言頓起分巡道胡君克家與君有卻誑巡撫借事劾之布政使吳公俊爭曰公初涖粵劾廉吏乎事得寢及軍興胡以事罰銀三萬兩吏議甚急君請

于欽鎔大臣那彥成公曰胡操守至絜雖三千兩無辦也公意解胡詣謝曰古人不蓄舊怨于吾子見之矣當是時人人皆多君長者署肇慶府陽江亂民萬餘將入城謀泄總督檄鎮將帥兵三千往君具狀止之子身乘小舸疾趨陽江募鄉勇千餘入賊穴俘其渠首餘黨驚而潰是役也不煩兵不費帑數日而平君之力也署惠州府歸善博羅永安諸賊黨君皆從勦理軍需總局事羽書紛馳肆應無滯奏聞以知府用歸善獄囚數百總督欲置重辟君剖別定擬誤逮者釋之先是惠州守伊君秉綬聞歸善將亂屢乞兵不發亂作歸罪于伊遂下獄君力營救得雪高要



令張虧帑將下獄君出已俸代償千金其扶危調急類如此年五十餘丁外艱歸服闋母老遂不復出居鄉嚴正晚年手不去書夜不寐卽誦周易曰吾以斂吾心也年八十五卒配高宜人繼配吳宜人子四伯奎廩膳生仲樞廩貢生叔垣太學生季輔殤女八孫九嗚呼君之才守章章矣卒以丞佐老未大表襮于世世之爲守令者如君幾人哉予從高生請表其墓使後之守令有所考焉

誥封奉直大夫晉中憲大夫吳君墓表

同郡吳君殿升勅二年吾邑李侍郎靜遠旣爲傳其邑中耆俊又以謂君有實德宜崇石于墓爲世標臬蘄德輿徵

諸辭德輿不敏竊惟古聖哲道法至博大探其要惟辨義  
利爲亟使天下皆以義制利唐虞三代之俗可復見乃著  
辭于道周曰君諱朝觀殿升其字始祖通海明初自滁州  
遷南清河八傳至恩貢生鉅著心易解史學正誤等書鉅  
生廩貢生滿洲正藍旗教習泓泓生邑庠生作梅作梅生  
焯佳爲君考君幼通敏嚮學旣出嗣世父焯俊受墾田十  
數畝又孤子當室乃力耕家以裕性伉爽喜赴人難族某  
將歿嗚咽言曰吾急逋數百金惟子是屬應曰諾罄所有  
代之償坐是復困已而懋遷權子母家隆隆起慨然曰曷  
吾欲爲利人事今可矣族舊有祠有書塾圯覆無寸椽鳩

工修復之捐田供時祭資膏火勸向善堂施棺掩骼冬煮  
粥飢餓者衝風雪敝絮襦老幼必徧嘉慶二十五年歲祲  
以白金二千兩助振邑修學宮佐其成道光四年洪湖洩  
流亾徧河南北官俵錢米復帥弟首助金十一二年歲頻  
饑垂涕徹會曰桑梓民顛踣至此吾忍獨安飽卽宅外爲  
四廠日施粥活萬人命予之佗省買黍麥數千石歸而賤  
鬻之民困大紓明年邑有秣無會者猶眾振如舊邑僂民  
河塞贊當事者濬之建橋通行旒大吏先後錄其功上聞  
恩予優敘加封至四品階年越七十猶躬治百畝耕刈  
灌溉惟勤或以諫則曰習勞耳高大令士魁將之官乞言

荅曰吾聞農富毋忘耕士賚毋忘書我耕者也願子毋易  
讀者之繁孫大田舉順天試君戒之曰少年小雋僂思入  
官然吾見達而喪其守者多矣汝德性未凝定毋輕言仕  
居恆訓于家曰祖父嗜利子孫必有以利敗者賢而多財  
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至言也五十後卽不覈家  
計見子孫營搆田宅輒怒疾多財也嗚呼君剖技義利斬  
斬嚴矣彰厥義馨雖以爲一世矜式可也十五年九月卒  
年八十有四娶劉氏賢仁稱其配先二十年卒贈恭人子  
五以訓候選州同以詔太學生皆封四品階以誌以訪以  
諧皆太學生以誌議敘主簿銜與以訪以諧皆先卒孫十

曾孫四其年冬合葬君與劉恭人于邑之河北浪石里越  
四年八月山陽潘德輿爲阡表

弔柳下惠文

余數往來鄒魯間道旁一古冢崇不及四尺前樹一碣題  
曰柳下惠之墓余覩之惕然下車求其廟野人曰無之相  
其墓左右皆耕坡矣嗚呼柳下聖人使百世興起者也今  
慢易之至此乃爲文以弔之曰  
世道之隕普兮仰聖人之奮興嗟夫子之迤蹇兮亙萬古  
而無朋生見黜而終老兮勗窮蹙于荒陲彼豪賈之營幽  
宮兮森蔭蔚而峻嶒大德之耀今古兮敢憇置于陂芳乏

一椽棲靈爽兮輒谿毛爲鼎脰碑無跌而欲臥兮冢卑迤  
而及肱良耜將犯窀穸兮雜蕘者之薪蒸昔戰國之軍戒  
兮尙十步之是懲矧昭代之尊德兮羣睠古而敬承有  
司之愴于政兮弗畏法而戰兢辱哲人之體魄兮欺冥漠  
之失馮夷明達于愚頑兮知風俗之囂陵予抗首誦書策  
兮忽悲涕而拊膺行淳懿如夫子兮感俗吏而不能予將  
詰守土以大義兮愈聽受之僂僂望冠蓋之闐闐兮豈發  
言而不謗奚過茲若無見兮忘洙嶧所宣偁孤躑躅于古  
墟兮彌懍懍而懷冰觀人心之怠玩兮胥利欲所紛乘不  
究圖乎治教兮藐先民若無徵予撫臆豈獨賢兮賢嚮道

以誕登斯亦無重輕于夫子之道兮毋慙怛而不勝

邛祥仲哀辭

祥仲者吾友邛勤子之仲子也四五歲能歌漢唐人古詩  
音節琅琅然十二三歲爲小詩委折有天趣旣成童姿神  
瑩徹語必留理致居家言色愉婉揣父母意而謹順之父  
兄愛逾常丁亥冬勤子銓臨淮學官余往爲別父子送余  
出門惘惘欲哭然豈料與祥仲爲永訣哉明年胄夏祥仲  
屢爲詩寄余今年六月詩來有學許追隨待後期句嗚呼  
祥仲敬愛余如此乃七月歿矣歿年甫十九家人檢得絕  
命辭有一棺猶願葬山陽句聞者無不酸鼻況勤子也哉

余爲辭哀之亦以言勤子云

文執之代降兮疇咨訪乎古音余違時好以自娛兮手一

卷而長吟之子能同嗜兮亦成誦而在心

余曩選中聲集絕調集祥仲皆

誦如流

信安弦之不繆兮可授之以清琴胡欲彈而弦絕兮

涕浪浪兮霑襟時遇之不偶兮豈甘處乎人下非折楊與

皇琴兮亮和曲之彌寡喜來日之方長兮年未及乎冠者

騏驥奮以蹴踏兮終將超乎冀野乃鬱轡以損年兮轉讓

能于凡馬豈天命之適然兮修短不可以究詰抑羈旅之

未慣兮望家山而心折長淮之白浪兮吞霄霓而薄日月

一見使人驚兮疑蛟龍之我啣矧童年之羸質兮又骨肉



之初別長臨風而緘恨兮宐二豎之糾結暑氣之不可嬰

分稠忽降乎我家長女婉婉而永逝兮

七月余長女幼

老淚紛其

如麻膽驚惕而已破兮巨哭聲之喧譁將寄緘于濠上兮

道中情之慘噬忽一函之在闈兮告雋才之天歿急披衣

而得裳兮起繞牀而索履痛椎牀而擲書兮夏反覆而睇

視之子和天倪兮纏悲感于一門猶子稚而茹痛兮

勤子孫十

歲哭祥仲極哀

況父母之淡恩睇空齋之舊躅兮知掩淚于晨昏

間須髮之益白兮勿悽斷乎心魂天屬之不可割兮吾慘

怛兮誰與論忍勸人以作達兮虧至性之所存中夜起而

彷徨兮求物生之大數誰作合為親屬兮誰推挽使來去

之子危坐而奄然兮

祥仲病數十日絕口不言鬼神端坐而逝

有先哲之偉度

明生歿之定則兮救過哀以一悟吾人之愧太上兮日悲  
憂兮慙慙又重我以遠行兮莽愁水兮愁風臥吳舫而懷  
鄉兮夜屢夢乎兒童展之子之遺文兮互流恨而無窮悼  
生歿之轉瞬兮寄哀音于長空亂日訊密契兮已再世兮  
子異位兮痛一致兮北風厲兮西日翳兮歿長逝兮生誰  
慰兮老友瘁兮各天際兮

繆星潭哀辭

道光十五年夏余下禮部第暫畱宣南道觀中蕪湖繆鈐  
星潭年二十許初相識數來慰余座有侘客則沖謚無一

言與余語移晷不肖去出其文清超雋折余以其有才而  
 靜也雅重之星潭遂兄事余移襆被同居閱兩月余南歸  
 星潭竝舟歸津門寓宅臨別揮涕言曰鈐境困心弱相者  
 謂不壽明年君必與計偕至都猶可博一見雖曰為我來  
 可也余駭其不祥嗚咽而別今年二月余至都則津門人  
 云數日前物矣星潭踰冠登順天榜方圖遠大慮其稟氣  
 羸薄不謂促至此別數月杳然如隔世老淚不可遏矣作

哀辭曰

大塊之塊北兮雖託足而如寄矧人海之沸滂兮偶萍梗  
 之相值我頭白而拓落兮愈英髦所遐棄汝奚間而推挹

兮願金石以約契日爲余座賓兮遂移居而同室情竺厚  
如弟昆兮益勵汝以道義朝進汝文史兮晝察汝之交際  
始苦余之婞直兮終感激而屑涕處羈旅之漂搖兮誦生  
產之困敝每臨觴而不怡兮或對影而噓唏誦長夜之悠  
悠兮余離座而酸鼻將破汝之牢愁兮惟天倫之樂易勸  
游子以遄歸兮吹咳笙以養志汝受言而偕發兮買雙楫  
于水次晨弭轡于  帝闈兮顧  丹闕之閔麗嗟時命之  
不偶兮夕倚櫂而猶疑余聞汝以理數兮假謠詠以申慰  
計析津其不遙兮慮驪歌之短氣旣旅泊而易舟兮姑宿  
畱而色喜升高樓而酌酒兮指滄海之浮地笑人世之福

仄兮何枯菀之足計甫卽事而展懷兮遽悵悵而興愴三  
送吾于河梁兮步邐迥而怡儼瞻星月之覆萬里兮傷關  
河之迢遼臨岐吾猶督繩兮保汝身爲縈位汝促吾以北  
游兮謂晤言之宐疾恐己命之不遐兮余掩耳而心悸痛  
自此爲陌路兮逐南雲而鼓柂時北望而怳惚兮若汝病  
之顛賴冬寄訊以尺縈兮憂二氣之爲沴冀 皇州之竝  
適兮悵覲面而罄意馳余馬于淮滸兮宵過半而始至急  
敏汝之廬旒兮友言遲而噬喟余故知其慘變兮果嬰瘵  
以奄逝謂垂逝猶念余兮舌不明而情摯復投汝之覆函  
兮余欲視而目翳制余淚而彊觀兮筆欹斜而蹇躓繆方

余于鮑叔兮等生身之大德末自痛其結習兮矢後此之  
懲艾余欲號而不能聲兮統神骨而摧折天何惡于斯人  
兮不略施其仁惠已孕育以文采兮乃斲削其年歲託家  
室于天末兮積五載之離思今永訣而不見兮憐孤嫠之  
哀瘁無子女以哭踊兮知血會其誰繼罹凶裁而至極兮  
羌不測其所自汝倚余爲耆長兮曾何益汝之家事閔身  
後之付託兮惟敝篋之文字縱勤吾以校理兮詎傳汝之  
孤詣仰蒼穹而搔首兮泣執友之半勗汝齒少而亦隕兮  
豈吾命之攸累訪城南之道觀兮尋履跡而可識悲地是  
而人非兮迅過門而騁轡恨孤魂之難招兮不親吾之夢

一齋集  
寐欲命駕而馮棺兮限津塗而稽滯徒臨風而涕洟兮抒  
空文而自愧恃生存之洽心兮雖在幽而靡異

馬生哀辭

人世之遷轉可勝慨哉予年甫十八九爲童蒙師孤露艱  
阨無以自存課馬生永清凡三年其家在射陂積水閒風  
煙泱泱助人曠懷而生之父及世父年皆五六十禮子甚  
恭其伯兄就子辜摧文藝兩從弟一族弟亦從學子迨然  
樂之其後十餘年生入庠序復來子家執業三年其時生  
之世父久劬又年餘生之父及伯兄劬又數年兩從弟一  
族弟相繼劬而生忽嬰溼疾足蹒跚不能行不相見又數

年而予亦奔走南北衰白羸茶意氣不逮昔矣終不謂生  
先予歿也生讀書往復問難好沈澹之思中年困于諸喪  
輟其業然冒爲人謀事射陂爲山陽涇溪澗諸水所歸淤  
田最多官勘吏估居人苦之生不惜勞費帥同志牒諱郡  
邑及諸大府凡五百餘家克安厥業遇歲薦饑振財粟施  
方藥無算里有邁火裁者貧不克殯葬者悉俾得所其宅  
心雅和厚壽不能五十是可哀也追思予主生家時迄今  
甫踰三十年曩所交馬氏父子昆弟無一存者人世之變  
之可哀乃至此爲之辭以抒予悲焉曰  
我老子書兮爾始受學宜相慰以皓首兮胡舍我而實落



登高阜眄爾居兮噬雲水之緜邈人生變幻實迅疾兮壽  
輒逮乎沙鶴我欲浮舟下東溟兮求蓬嶠之僊藥苦拘攣  
于佔畢兮顧唵岷而日薄焮風刁刁吹予愁兮鮮交游之  
娛樂假詞翰申積哀兮徒噢咿而索冥漠

楊露滋誄

余少孤朶友思結交老蒼里中往復劓道藝者朱亦僑宋  
星五阮次玉楊露滋邵杏傳趙吉人耶勤子郭景遠諸君  
皆長余一二十歲忘年訂交十餘年來凋謝殆盡惟露滋  
存且與之話舊恆感愴涕洟若之何今又哭露滋也露滋  
考淡泉翁渾厚寡言庠序稱長者露滋秉庭訓終身與人

無忤色稍長師同邑楊鈍研先生復學于汪文端公文端

在京師語人曰吾鄉文章鈍研既物當歸此君嘉慶九年

舉于鄉兩與計偕遂杜門不出曰吾非用世姿何僕僕爲

居平熟象緯水利書覽星躔刻儀象講求郡邑河道三請

浚城東澗河前邑令王公昉廉吏也旅櫬不歸者七八與

友募金歸之試用知縣李公毓昌以清察暴歿率邑人建

祠妥其靈其行事非一于退藏者也老猶力學飲食衣服

淡疾華侈亦未嘗持籌計盈絀體任自然而已瀕危歎曰

吾年七十四歿何恨惟吾兄年八十二使兄哭我目然亦

命也易簣前夕命侍者檢陶公彤影贈荅詩歌之澹然如

平常屬其子曰我死勿乞傳志彥輔誄余可鳴虜余其忍  
辭誄曰

修士自樹文藝其末惟君體縈浮華洗刮蒼松磐石古不  
可奪前獲指授後作圭臬痛斂芟鍛歸于渾默頽仰園隄  
精神旁達金石堅好餘力蒐察見必賞奇反覆穿穴諸友  
宿艸恃君締結二豎殘忍餐飲竝絕疊疊勉余嗇神蒼拙  
執手相視聲辭淒咽君魂安歸我思恍惚慘慘此懷疇其  
言說鳴虜哀哉

祭陸生文

大道之康直兮非一世之所由  
軌貧賤而不隕穫兮軌富

資而非倖來輒童冠而懋遠志兮克依薰而恥猶噬我身  
之孤特兮雖繕性而日偷將周視乎後進兮勉洪範之有  
猷之子稱少慧兮甫髫鬣而唱酬喜文詞之茗發兮卜德  
性之日休遠負笈而就我兮怵日夕之綢繆棄荆榛之荒  
穢兮炯示汝以道周汝冥冥其默識兮屏楚人之眾咻未  
咸副乎鄙懷兮已詩法之清適五字之澄澹兮類隨州與  
蘇州吾談笑而麾之兮謂區區非大謀或乘醉而一言兮  
我卽歿而子畱以文章獨付汝兮毋隕越爲我羞汝感吾  
之責無已兮力窮淡而索幽久杌隉而不逢時兮轉慙汗  
于朋儔忽投汝以一卷兮惟勝國之前修

明儒林傳及  
東林列傳仰

眾正之逸軌兮互討論而咨諏質自遜其驚下兮志遠躒  
爲驕驕勿抑抑而降氣兮似俗士之拘囚閔汝家之多難  
兮方成童而百憂祖樸實而輕財兮患熱客之紛投父魯  
直而拙于才兮益市井以爲讒棄一塵而東徙兮賣琴書  
而典裘歛兩世之見背兮歎今昔之漂漚賴汝生猶聰悟  
兮非颺颺而龍虯振先世之清徽兮

生五世祖來可仕  
績詳江南通志 勒

家廟之尊尚汝自處良不薄兮耐窮困而油油入衡門而  
色蒼兮儼采衣之曳婁母賦詩而子和兮神超軼而夷猶  
忘朝炊之屢斷兮恥出門而低頭每見汝必嚙異兮審才  
行之不侔天道之無知兮昇萬古以長愁汝中道棄余兮

豈今生之所籌縱醫藥之稽亂兮合貧困爲戈矛汝質重  
而氣沈兮德如毛而不輔一言之遲迴兮必反覆而克紬  
宜壽考之坐致兮若責券之可收何哉疹之流行兮汝性  
命如輕鷗汝純明而溢逝兮豈上帝有誰俯吾魂夢不信  
兮況白日之照眸汝志業之克就兮乃門祚之洪庥年四  
六而拜衮兮鄧仲華之彪彪何汝壽之止此兮在蛇年之  
孟陬鵬翮之不成兮疑林閒之鸞鳩旁人憶余所許兮嘖  
迂疏而諛謫視茅爲荃蕙兮寶燕石爲琳球執汝手而一  
號兮如勁雪之塞喉聞臨歿而不寐兮戀先人之松楸痛  
母鞠與師訓兮恩未報而身抽徵道氣之純固兮非造化

所簸揉汝天歿不負吾言兮異朝暮之蜉蝣吾將四十而  
無間兮輒諫吾俾無訛望海濤之淡闊兮縱逸擢而遠游  
乃中塗而喪氣兮失救掖之同舟晨擘鏡而無色兮日憂  
傷而且妯跂古人而難逮兮譬寸木與岑樓汝少壯而短  
折兮叫赤日之鵠鷗矧余生之多病兮等斷木之在溝頻  
不子而弔影兮綴人世之懸疣惟置心爲頑石兮聊畢余  
之膏炆亂曰吾憤積累兮如山邱兮汝命迅疾兮如矢鏃  
兮寡母弱弟兮誰汝賙兮遘編臙句兮誰汝蒐兮泉臺昏  
墨兮誰爲汝相攸兮

余以從女字生未笄而天生至今未娶

清酒一壺兮與

淚滿甌兮吾痛人怪兮吾亦不自知其啁啾兮汝歿兮生

兮汝知兮不兮嗚虘哀哉尙饗

祭舅氏盧春池先生文

嗚虘舅之所以覆吾者何勤邪吾之所以事舅者何缺邪  
舅之終也吾應省試不克視含斂愧恨有終極邪舅之幼  
也惟吾母是依及授室乃假館別居母之終也吾十一歲  
耳嗣是則吾妹常與舅依而至于嫁吾之依舅者或數月  
焉歲餘焉然亦無三五月不相見也痛吾母之不得事依  
吾舅猶吾母也今將安依邪舅之幼而學也吾父教之舅  
終身無二師也吾之喪父也十八歲每與舅見舅則敘吾  
父母日用行事已則相對而泣泣已必述吾父所以教之



者教吾焉吾不得盡聞吾父之教也賴舅言之今安所賴  
邪吾身多疾也舅爲之憂吾家多難也舅爲之謀吾命多  
舛也舅爲之隄腕太息淚數行交下舅之身家何若邪才  
命何若邪舅幼而孤露長奔走四方濟人疏財晚歲彌窘  
喪偶之後復染末疾貧而鰥鰥而痛痛而歿身家裕邪諸  
史之浩瀚百家之紛躋披覽成熟議論斐然而潦倒名場  
終于旅人也才命符邪嗚呼天之隄吾舅至矣舅則曰吾  
師猶不得志于科名吾之屢見黜于有司也舅則曰我其  
不得見汝一第乎見汝一第而歿往報汝父母耳今疔病  
劇猶以爲言吾之不能不應試者懼違舅之意也輒意此

行爲大恨吾與舅竟終不相見耶舅之將終也遺命不祔  
祖墓而葬于車橋之左右車橋吾宅在焉舅欲依吾耶欲  
使吾依舅耶舅命孫女爲吾第三子婦曰欲使後人常相  
親如兩人也嗚虘吾之幼也舅卹之舅之歿也吾違之舅  
則親吾甚矣吾之親舅者安在耶自今以往惟夢之舅側  
而已矣夫夢不可知者也祭亦不可知者也嗚虘哀哉尙

響

祭耶勤子文

余幼少之惇惇兮嚙終鮮乎兄弟厲茂行而弗逮兮仰良  
友之正諛未弱冠而識君兮慕都雅之儀止旣締情而攄

衷兮互匡輔以名理顏衰白而如新兮胡棄余而不待方  
遠別而長辭兮恨含斂之未視過燕山之吟峨兮慄魂魄  
而震駭聽長淮之奔汨兮惟臨流而雪涕憶吾子之好我  
兮良篤摯而殊倫日敞戶而燕笑兮滌文藝于皇墳連昏  
旦而接席兮復對牀如弟昆系吾邦之名族兮懼隕越夫  
清門每交勛以承先兮泣雨下而馨吞忽狂論之鏗鏘兮  
嫉嚙之小言客驚走而不顧兮獨酌余以芳尊吐悃款  
而無鄣兮如皎月之破雲矢久要于金石兮又申之以昏  
姻結忠信于世世兮冀五典之共惇子不訣而先實兮韞  
程余以先民余神精之浸銷兮質塊然而徒存傷吾子之

俊邁兮何壯懷之怫鬱蚤噬賞于名師兮晚遇蹇而道謝  
眇霄漢而鍛羽兮心橫恨而結惜將大庇乎一世兮効儒  
官而屹屹送吾子于淮岸兮畏層波之濲蕩幸扶病以言  
歸兮慰離思之飢渴爲愛子而顛顛兮憫骨肉之天闕血  
氣軫而弗鬯兮終茹痛而顛蹙握子手而歡忭兮視子面  
而驚惻哀憂思于異地兮果噩耗之倉卒斂時月而未審  
兮或消息之恍惚忍吾淚以入舟兮惋長川之難達抵鄉  
縣而確訊兮惜肝肺之如割褰總帷而叫號兮欲隨子以  
竝前聞霜鴻之失羣兮音激切而悽悼况吾徒之投分兮  
以性命爲信約子規我以保身兮謹臨岐而相告何子命

之不延兮艱引年以耄耄帥令妻子九幽兮凶海至而再  
弔恫德門之罹阨兮信天數之難料身貼危而念我兮首  
向北而屢掉憾吾衰之好游兮徒椎心而有標對遺孤而  
漣如兮勉弓裘之克肖吾無才教子之後人兮亮何助于  
庭詰步空館而慘慄兮迢迢尋其笑貌展琴書而塵積兮  
疇和余之歌嘯昔暫別而酸咽兮況泉臺之窈窕思郭生  
而不見兮恃吾子之永好子復闕乎幽明兮洩吾德之不  
劬勸黃生之新逝兮亦爾我之同調天累奪我之石交兮  
我何惡于大造願形景而淒涼兮倚緒風而噉噉亂日吾  
悲填膺兮言不罄吾情兮晝百端交縈兮夜夢子在庭兮

寒雲覆城兮遠星熒熒兮子去吾安行兮生而清明兮死  
則靈兮觴酒手擎兮其歆吾誠兮吾躑躅屏營兮銜悲畢  
吾生兮嗚虜哀哉尙響

祭黃蔚雯文

維友繫倫維倫互天生歿隔域厥心同然嗟乎蔚雯迅返  
九原寒風淋灑蔽以愁雲兩心昭昭炯縣朝暾道義切摩  
探躡本根互勛修名旦暮千年形體判離彊勉達觀嗟乎  
蔚雯達觀實難維我及子親侔弟昆皇穹降裁子逝我存  
塊然子影能不涕漣緬懷締交恍若目前爾我方冠猶日  
之宵子居我卽我行子先吮豪吐詞接席連茵木華采潤

海風濤翻炆江同舟豪情邁羣岡巒低昂魚龍蜿蜒頃刻  
百變督余詩篇子敏酬荅和聲應弦秦淮飛橈煙雨邈縣  
長歌往來燒燭扣舷歸彌密契視子如身我伏荒谿念子  
長安青驄紫陌猶我笑言丹鳳金黿猶我騰騫咄哉時命  
投之幽閒六戰而北甘爲儒官東指延令雲水渺漫南越  
梁谿龍山盤盤送子孤往勞我夢魂翩然回旌喜動我顏  
子循蘭咳我斂松關握手吟嘯竝坐忘餐問年漸衰白駒  
風奔相對太息何恃完堅各各誦書勵以古人人世朝露  
質行不刊聞過相責嚴檢大閑嘉子克孝庭闈告歡剛氣  
近怒戒子聽偏我才駑柔邁征芻巡感子良箴心骨用鐫

儒先垂訓析疑訂紛持語侘氏姍爲迂酸心符跡睽天涯  
比鄰子歸自吳我初入燕冠蓋雜還弋名集羶思子貞白  
清風埽塵心與南雲迢迢還山展轉不見屏營夜闌屢歸  
屢出鐵磨雙輪子亦索歎閔余跋跋闕逢之冬我復北轅  
挑鐙別子月落語繇勉我入仕甯方無員一世直道吾徒  
仔肩余諾而行心藏弗諉罡風鍛翮我歸遷延子居邁難  
二豎糾纏藥不可攻會不入咽生歿一息卷舌焦唇盼我  
遄歸話我拳拳眼穿心馳而我弗聞輟瑟徹帷玉樓命傳  
我鼓我權至于淮塹子棺已闔數夕之閒入門長號斷絕  
肺肝古云歿交吾子有勇愧我負子精爽愚昏子病子歿



實我裁迤我無朕兆蒙昧可憐訊天撫膺殃祥莫論斯人  
不壽曾何罪訐我出子思我歸子欣今我獨來嚴霜蜚晨  
登子堂階撫子几筵遺書塵網庭薛斑爛輒矧我行疇考  
我文我數遠游縞紵弗慳如子質厚冠時殊倫子忍弃我  
我情誰宣自懲晚歲勿虧大端用副子規夙盟不寒幽明  
匪退心通淵泉送子山邱奉觴致虔卅年今夕永訣乖分  
詞蕪意長氣塞聲吞嗚虘哀哉尙饗

告長女文

南雲既散山氣轉不良氣營交關重結

道光九年八月十七日父銜哀茹痛命長子亮弼以清酌  
庶羞哭告于適鮑氏長女藻之靈日嗚虘藻乎汝竟死乎

汝死一月矣汝葬不出三日矣嗚虓汝亦知汝父汝母汝  
兄弟姊妹椎心頓足傷魂斷腸莫知所極否乎汝父少失  
父母鮮兄弟惟汝一姑又熒熒早寡無生育骨肉之間痛  
悼實多所幸逾冠成室首舉汝兄次卽生汝以次生汝兩  
妹兩弟皆成育二十年來長者幼者錯立肩隨一室團聚  
稍足慰吾少年孤子之痛也汝何忍弃汝父母兄弟姊妹  
而獨長逝乎汝生三歲而瘧瘧百日乃愈汝之稟質微弱  
肝臟受病始于此汝十二歲日日遂染風疾久服祛風藥  
疰羸幾死汝之累于庸醫氣血愈弱始于此父母攜汝入  
郡城得眞州醫者投補血劑漸有起色服黃耆至數斤飯

漸加軀漸豐父母顧之而喜以爲汝瀕危而機轉是延壽  
徵也汝之靈穎婉弱慮不能永邁此大病而愈又以爲哉  
星已去也輒意皆不爾乎汝自十二歲至今年皆日服峻  
補藥而汝安然受之吾知汝之血氣未嘗復徒恃藥以爲  
生心懸懸憂之未嘗輟也今年宵余在都門作書與汝兄  
屢言及汝嗚虘汝以此弱質忽邁暑疾吾何竟篤信醫者  
之言兩投幘暑藥而始悟乎及悟而汝已齒噤不能言肝  
風大作手足口目皆搖動吾何竟迷惘喪心至于此乎汝  
之命數爲之乎汝之氣太弱受病太淡不服此藥而亦歿  
乎抑吾之不慈不仁不誠不明致汝爲藥所殺乎每一念

此輒手拍几桉欲碎叫天呼吾父母而終無救于汝之歎也汝幼而莊慧十歲而女工無弗知十二歲而鍼黹冠其倫十三歲而中饋無弗習熟者寒縻之家補紉洗濯烹飪炊爨提哀小弟妹汝欣然爲之未嘗辭其勞相父母喜憎爲進止言必聽色必從小心和氣無幾微不中父母懷哀汝十八歲而嫁汝父母銜淚送汝如失左右手喜汝家同里可以長相見而豈料自今長不見乎汝舅姑憐汝多病愛汝溫惠視之如己女汝父母爲之慰汝愈勤有加曲承舅姑心力疾治事翼翼然不敢自逸慢歿之後舅姑日夕長號凡鮑氏潘氏之宗鄙親戚臧獲異口同聲無不歎息

汝之賢且能汝之省身寡過無怨惡于人至于此在丈夫  
已不易易何況一女子何況女子之年甚少而質甚弱者  
也汝制行能合乎古而竟不獲祐于天乎將汝之命一定  
鬼神無能操其枋乎汝生也二十有二年此二十有二年  
在吾視之一瞬目一瞬之間而汝且生且長且嫁且死卽  
疑以爲夢夢亦何其短乎汝病凡四日未病之先不知死  
旣病卽昏困不言後直不能言汝竟無一言而去使汝父  
母何以爲心乎然汝當疾篤時雖不能言猶彊開目視父  
母兄弟勉力微聲呼母者三吾痛呼汝汝猶似點首者是  
時汝之心又何以爲心乎汝三產皆不彌月而墜汝之舅

姑爲汝立木主以待後嗣汝將享子孫之血會雖夭折尙  
得成人禮汝之靈可稍稍慰而幽泉中子然孤魂無父母  
舅姑兄弟姊妹可依託將棲于何所乎抑能常入父母夢  
寐中相慰問乎汝葬畢吾將扁舟南行獨客無聊汝存則  
爲吾愁頭風愁胃病今猶能爲吾愁乎吾遠出而歸必往  
視汝今爍之杪吾歸來視汝墓目一坏衰艸爲汝之宅汝  
能無怖乎兒女滿前獨欠一汝枯坐合眼似汝在側日間  
行步恍恍惚惚常似前有陷阱不敢立足吾卽活至八九  
十此一大陷阱其何以補乎今命汝兄持吾文祭汝汝亦  
知吾不能執筆不能不執筆腸數十百轉淚數十百墜乎

吾絜酒與羞以成人禮汝汝猶能似三五歲時噉果餽依  
 依膝前會之而甘乎若必含悲不食汝不虛汝父汝兄意  
 乎自今伊始汝之魂飽歎餒歎寒歎煖歎父母則不知父  
 母雖衰未衰汝婉弱之魂其毋憂慙慙惕惕為父母慮乎

嗚呼今秋之秋吾歸來願為墓目一拜拜拜為汝之墓

為吾慈母風瑟胃缺今餘指為吾慈母吾慈母出而歸必掛

為吾慈母風瑟胃缺今餘指為吾慈母吾慈母出而歸必掛

為吾慈母風瑟胃缺今餘指為吾慈母吾慈母出而歸必掛

為吾慈母風瑟胃缺今餘指為吾慈母吾慈母出而歸必掛

為吾慈母風瑟胃缺今餘指為吾慈母吾慈母出而歸必掛

養一齋集卷之二十五

山陽潘德輿彥輔

念石子

天純剛故氣而氣柔地純柔故質而質剛火日同氣而地  
二生火水月同氣而天一生水火陰也而外陽不可邇水  
陽也而外陰可以游入水者水之色乃赤入火者火之色  
乃元日北至陰始而陽之方始北日南至陽始而陰之方  
始南陽始于日南至乃萬物閉塞井泉溫陰始於日北至  
乃萬物繇昌井泉寒日中無景日象離日也乃收景月中  
有景日象坎月也乃收聲收聲陽也而耳靜收景陰也而



目動山林陽也而禽獸之毛羽外柔川澤陰也而水蟲之  
鱗介外剛此無它陰陽互相互相而後不測之謂神是故  
聖人之盡神也時中而已矣外其所外內其所內故夏升  
高立冬謹房屋柔其所剛剛其所柔故仁陽賢和義陰主  
斷

天之性施地之性受人之性醱物之性駁交相不齊以成  
造化四瀆之精上爲雲漢天之地也風雷之氣根於后土  
地之天也天地戾而桀蹠爲人之物天地和而麟鳳爲物  
之人

天不命地而地或吝或與或生或戮皆天志也故天用之

萬古而不變夫用之而不變必若地者其可也不然吾恐命之而且措之也

天之道不可窮天之運不可窮天之數不可窮不可窮而窮之故十二萬季之說興夫窮天非君子事也夫天則不窮窮則不天

或曰地蕩蕩于天之中而天不知何也曰子一手持几入室駟馬之車則不進兩手運槩入谿汎海之船則不適夫已見其大則倍者至矣天惟無戶故世無大車惟無谷故世無大船故形舉者偏氣舉者全小人養形君子養氣經星天之經緯星天之權經萬而權五故權能以簡御經

之繇經能以常制權之變  
蜚廉問于豐隆曰我欲往北海爾不敢適南海爾吾役也  
豐隆曰吾欲不雨則河伯不敢請欲雨則河伯執雨王以  
從河伯吾役邪若知天下孰非天之役若奉天役甚不暇  
而敢以役蹴人天之中而天不咲回也曰千一年執八八  
日月星辰所以繫于天者無形也民所以繫于聖王者亦  
然知其無形而以無形屬之者堯禹之仁也不知其無形  
而以有形制之者申商之酷也天不問而人亦不問  
鬼神日行于天地人之中曰神在天上鬼在地下人之尊  
別鬼神也而不知其逐之于天地之外也若是鬼神暇甚

矣

日月之光無心于照也故無不入燭入西室東則昏矣天  
不欲照故不恃日月而日月明人欲照故恃燭而燭昏然  
則昏者不昏于照而昏于恃  
先有電之照而後有雷之聲君子之學先目而後耳聖人  
之法先明而後威法電雷之道也先耳則學傷先威則法  
傷

日月形而不聲風雷聲而不形天視聽耑也故耳目分運  
者不必愚五官竝用者不必聖

或鱧之天知有西鄰則天勞矣今之望天者皆以西鄰責天者也  
天不詔人曰何日雨而豐年之雨及時故盟約者信之窮也  
信窮則詐生里儉之術而周官之僞也

雷電霽則日月矣干戈偃則禮樂矣是以聖王有盛怒無餘怒者心無宅怒之所也夫天亦無宅雷電之所者人琴不自瞽也指又無瞽也拙者以爲琴巧者以爲指故巧拙合而後天下之元工與巧拙分而後天下之辨論起夫巧拙合者聖人也巧其所以明拙其所以誠  
鄉有善忘者或笑之曰子之癖哉曰然吾他事忘吾忘之

癖獨不忘故忘念石子曰夫知忘癖之不忘非善忘者也  
吾聞古之善忘者其所以忘者忘故入于道  
疾雷破柱而神不撓海濤漂舟而貌不怍君子難之而不  
謂勇義如髮而必往難如山而必爭君子勇之而不謂天  
微乎吾未見其異也顯乎吾未見其同也崔崔乎太華不  
加高沈沈乎河海不加深使物自照而已無鑑使物自稱  
而已無權使物自平而已無概物思其功而不能規其量  
物接其貌而不能知其材孰推之孰迻之其神之所爲乎  
神也者苞天地孳萬物者也君子係之聖人化矣  
執兩端而用者聖持兩端而畏者愚聖之兩化一愚之兩

化萬

曠之樂師耳者也般之匠師目者也桑門之禪師心者也  
學者以耳學彌似而彌誤以目學彌巧而彌尤以心學彌  
空而彌滯是故異端心爲矧聖人矧爲心而不論其量  
以圖書論易者寘階于天也以章句論詩者求門于牆也  
以義例論春秋者植荆于路也其同也書豈乎太華不  
經日月也史山海也藉明于諸子者矇者之槃燭取材于  
稗官者寘者之銅鹽

春秋有是非無褒貶是故直書其事而義不見者未修之  
春秋也直書其事而義見者旣修之春秋也直書其事而

義立于辭外者聖人之春秋也直書其事而義泥于辭中者諸儒之春秋也君子考其事而義顯執其辭而義蒙

天知禱者之憚暴也顧非日無以照知行者之憚潦也顧非雨無以潤所忍者偏而所成者眾也故禮不爲跛者不設樂不爲瞽者不張

廟無淫鬼而後能讀易室無嬖妾而後能讀詩門無匪友而後能讀春秋

求僊佛者宜讀易尊僊佛者宜讀春秋讀易者不求僊佛通生歿也讀春秋者不尊僊佛知君父也

易市物之林藪也書市物之版籍也禮市物之庋閣也詩



市物之交易也春秋市物之斗衡也非林藪無以取非版  
籍無以稽非庠閣無以列非交易無以通非斗衡無以一  
故觀市而知經之不可闕也小儒則以經市矣  
謂人不善生而已善生者僂也謂人不善死而已善死者  
釋也夫謂人不善寢而已善寢謂人不善食而已善食者  
人則笑之謂人不善生死而已善生死者人則從之此人  
之誕也

治己欲苦治人欲甘治近欲忘治遠欲思治益欲緩治損  
欲疾治細欲重治鉅欲輕治劫欲和治因欲肅治懼欲舞  
治翫欲驚

水溢於沱鼈不爭穴林鬱於山身不爭宿龍鵠則不然水  
涸而能潛也桐無枝而盤盤也聖王龍鵠其土而鼈鳥其  
民故士簡而農衍士簡而庠清農衍而墜甯

春雨被物生氣類應不知頌諛帝者也夏雨滿原旱苗忽  
蘇如解箝網王者也秋雨婁至力能殺暑又苦害稼霸者  
也冬雨寒沍蟄蟲僵穴蝗蟻滋息亾者也夫雨者天之恩  
寵也恩適其節則和寵戾其時則競故英主之寵簡衰世  
之恩多

卿尹愛不越其鄰則百里之封泣庶人耒不出其竈則百  
晦之田汗夫權在耳則三人之言進矣權在目則十步之

外閭矣善國者鄰其國善田者竈其田

賞罰者君之霜日也廉恥者國之山川也忠愛者民之貢  
賦也君職賞罰臣職廉恥民職忠愛聖王知有賞罰然後  
有廉恥有廉恥然後有忠愛也故其賞罰也臧于不可窺  
而施于不得已臧于不可窺者幽也施于不得已者明也  
幽則斬竊之柄明則伐蔽之萌幽明通而上下固君爲之  
也

鳥知爲雲則隊矣魚知爲水則休矣民知爲法則逃矣聖  
王之民不知法而游乎法之中者若鳥之依乎雲魚之依  
乎水也秦之法鳥之籠魚之罾一也

官治吏者也非吏治官者也官治吏而吏清吏治官而官濁

禮義者心腹也法令者手足也薄書期會者皮毛也故臣

如醫上醫醫心腹次醫醫手足下醫醫皮毛

大臣忘身次臣絜身下臣愛身大臣普利次臣避利下臣

殉于利大臣不賢諍次臣賢諍下臣賢不諍大臣順事次

臣彊事下臣滅事大臣時慮次臣偶慮下臣樂爲慮

大臣之道或剛或柔或勞或逸或顯或晦或經或權其歸

一也一者何曰世之所不可無然則丞尉而能爲世之所

不可無則丞尉亦大臣也故大臣者德不以位伸才不以

用屈

治平者無象者也不象則不飾不飾則交交則泰虞曰其  
弼直周曰予又集于蓼虞周之象也

人不以賊之穴壁也而椎其壁國不以水之潰防也而徹  
其防故善為政者如見蝸然愈螫而愈禽之故盡一螫則  
逃者駑夫也一敗則潰者駑將也

文武尊民桓文欺民幽厲賤民尊民者賢民欺民者愚民  
賤民者物民

學校者立乎朝野之交者也故王者詳治之詳治士故由  
士而上倖位希由士而下游民警夫後世之士倖位之門

游民之藪也不詳治之則有才者侵位無才者侵民王者  
之朝野觀其學校而已矣

天下有使人信之道而無使人必信之道夫使人必信者  
是已疑人之不信也已疑人之不信而人之不信至矣是  
已啟之也故君子之信斷疑小人之信賊信  
人能制其足于朝市而不能淡其營於几席人能忘其忿  
于橫暴而不能平其氣于妻帑欲如賊有隙則容身忿如  
火所埒則貽患  
衣三日不洗則垢面一日不洗則垢心六時不洗則垢夫  
至絜之物易塵況取而投之溷乎心之四鄰皆溷也不洗

則投其中無閒焉  
驚駘未嘗不行百里而不能不病  
戔豹未嘗不舍仁慈而不能不殺  
故愚者非全昧也  
昧卽隱于其明之中  
人見之以爲昧  
已見之以爲明  
故以昧昧者教之  
明以明昧者不足教也已

思摯者易爲哀  
思洩者易爲怒  
思揚者易爲喜  
思曠者易爲樂  
有其利則必有其病  
君子之治性情也  
卽其利者治之而已  
齊桓公殺子糾得國  
及薨羣公子復爭國  
厥蟲出於戶  
魯人聞之曰  
吾曷以爲弟之不重于國也  
今乃知父之不重

于國也孰謂齊人不善謀國魯之達者歎曰使薄兄弟者而有子也孰謂齊人不善謀國

孝子之事親也唯恐其親之不足忠臣之事君也唯恐其君之求足故事親者親所偏嗜則進之事君者君所偏嗜則塞之事親者愛餘于懼事君者憂淡于樂

知人以事親者友之尊悅親而信友者友之親君子以父母之故取友故尊之而不諂親之而不瀆者非以重朋友也今之人則曰朋友已矣居今日而有能擇交者孝子也雲父山則如矗父澤則如流雲者山澤之肖子也其爲雨則山潤而澤廣焉孝之至也故爲人子而稟父母之德使



父母之德加潤廣者周公之孝也孝之至也  
人不順于親而不敢不順于鬼神鬼神之疏于父母甚矣  
然而人順之者以爲鬼神能殺之也夫不順于鬼神而鬼  
神不必殺之不順于君親而已已自殺之自殺之而不知  
而曰懼鬼神之殺之其仇己亦甚矣其忘仇亦甚矣  
鳥唯無四足故高獸唯無兩翼故捷士惟不爲農工賈賈  
故重重其名也者重其業也重其業者美重其名者恥夫  
世有公卿大夫其名而農工賈賈其業者何況士然則農  
工賈賈雖不重也其可恥則無之

屠牛坦一刀十九年者用當則不傷也學者今日學而明

曰有病其學者不當故也夫醫誤則人病學誤則民病故  
學者不當非徒病刀也且病牛豕也木賦限豨豨賦豨  
念石子游于原耨者笠不蔽日背炙如黝汗流至踵而不  
輟念石子閔之曰病矣乎耨者曰吾雖病吾之職也夫吾  
聞棄其職者天亦將棄之故不敢念石子顧其從者曰子  
識之百畝之田而不敢棄其職也可謂畏天矣畏天者無  
巨細而功不畏天者無賢賤而庸故畏天者天之所畏也  
多言者無智多嗜者無勇多懼者無始多逞者無終故賓  
滿堂而一人言者謀淺也書滿室而欲無不誦者才卑也  
不可與圖大者隘其中者也不可與計久者彊其外者也

名者君子之所慎也故不爭亦不辭小人之所樂也故不辭則爭不爭則辭  
學者學其所以用也以爲聖賢之書籍者是乞者睨富室之臧目得而注手不得而施也夫聖賢非以多金耀人之目也不手其金非愛金者也

念石子夢獲其所期也則寤曰吾固知今之有獲者夢也吾期之遼闊而今驟獲焉故夢也夫夢而知爲夢者鮮也然而知夢而猶詫其驟獲者知夢而不知知夢之卽夢也故人非不知之患也患其知而無愈于不知則終無知日矣知者君子之所懼也不知之患必至于知而患乃成故

天下無不知之小人無徒知之君子夫夫大矣受其顯者  
念石子郊行見冢纍纍焉謂弟子曰之人也皆不善計者  
與胡沒沒乎無遠計也弟子曰吾見叢莽之墟豐碑如牆  
姓氏勳爵備也善計者與念石子曰而見之而不忘之與  
天下皆而與夫金石可壽人則人奚資資人者資其不艸  
木也人而艸木則人艸木之矣將以金石壽艸木乎夫金  
石艸木一而已矣  
富資羅荆辟人曰富資殆矣貧賤安貧賤繁災殪人曰貧  
賤悽矣富資樂夫富資貧賤人之郵館也世業荒而求郵  
館非殖生者也戚戚于郵館而尤之眾矣終身爲過客而

無一寸之地可以守可不謂大哀乎  
周秦之士辨說先齊梁之客文藻先有人于此行以口勝  
世居以筆豔人翔揚于顯者之堂攫其囊金筐帛以歸壽  
妻子嚶嚶然曰吾以行所學是學也君子亦以爲古也周  
秦齊梁之所先也  
人神木之矣繼以金以壽神太平夫金  
飲會貨賄宮室妻妾官秩名勢之美非由外鑠我也我固  
有之也目賴色耳賴聲口賴味四支賴安佚非人之所爲  
也天也然而人泯泯然天此數者蒼蒼者必怒之何也夫  
天有精有麤天曰吾章章以精者畀汝而汝天其麤者此  
人而牛犬者也吾以牛犬之辟辟之夫牛犬徒受其麤者

故嘗其精者而天猶賤之而辟之而況人之受其精者乎  
欲追乎天之辟難矣愛患乎惡良之憂吉凶與矣同患也  
漢之靈明之熹殺善人如牛犬豕若是乎善之券不祥也  
求麤者飽求精者必飢且死也吾遠而望善如畏荆棘也  
近而察善如憎蛇蝎也可以卽安乎君子曰此不孝天者  
也人子之事親也從親貌孝乎抑從親心也夫漢之靈明  
之熹自絕于天者也其殺善人也天之姑容之貌也怒而  
必顛踣之心也不翹足而怒發矣心昭昭然見矣從親之  
貌而遺其心親怒必及之從天之貌而遺其心天怒必及  
之靈熹之善人從天之心者也簡冊隆豷豆叢豸萬世

交喜之萬世交喜之者天之所喜也其不祥乎哉其大祥也已矣其亦賤惡人之於天之德而毀其亦天惡之也立乎受辛之朝而願爲比箕不願爲蜚廉觸龍者吾知其難也居平世而曰立乎受辛之朝不願爲比箕願爲蜚廉觸龍者必無其人也然而居平世苛覈乎靈熹之善人者何也其誦比箕之書爾竊師蜚廉觸龍者與也夫天者文王囚于羑里七年孔子不知也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無憂者安仁也安于羑里而作趨吉避凶之書以仁天下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終身之憂吉凶與民同患也此孔子之所知也七年者一朝之患聖人不患之矣比干

夷齊以死趨吉矣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好勝之殊尤也好勝于非理者謂之克好勝于理者謂之知恥克者謂之不仁知恥者謂之仁不訊其仁不仁而曰毋好勝老之退爲進也謂之姦佛之實皆空也謂之邪懦夫之生若死也謂之辱

盤庚曰施實德于民實德其艱哉予思之有序焉非仁曷實非剛曷仁非明曷剛非敬曷明夫五常無序而修五常者有序左氏曰敬德之聚也念石子曰敬學之胎也

數不可與理敵也理正而數變變之至者猶理始之數中之理終之也而況其不變者也曷言乎理始之理無形居



氣先曷言乎數中之理精而氣麤精則一麤則不能化其  
偶不一曷言乎理終之冬雷而夏雪駭矣冬卒寒夏卒燠  
君子舉其始終之常以統中之偶也故居易而膺萬世榮  
小人據其中之偶以破始終之常也故行險而蒙萬世戮  
天地以萬世爲身者人也亦以萬世爲身者也恣睢縮慝  
以數十年爲身者人也非人也者非才也非才也  
者才也非與天地三之才也與天地三也者萬世才也不  
與天地三也者數十年才也才遠則身遠才近則身近  
吾心不安而身安之者數十年之事也吾身不安而心安  
之者萬世之事也數十年之事也者有生歿萬世之事也

者無生歿此之謂無生歿佛者曰無生歿念石子曰佛之事非萬世之事也察其心究其術可以爲無生不可以爲無歿

性也者心之彝也互萬世而不變者也故無生歿乍卽乎彝乍離乎彝者心也故有生歿佛者曰觀河者面縐而觀不變也其性也此性也哉此心也戴此爲性而翼翼然係之彝則離之矣彝離之則性亡矣性忘則佛之生亦歿也況乎其歿也

所以有學者何也心之彝性也乍離乎彝乍卽乎彝者心也學者學其心之恆卽乎彝也已矣故聖人之學易簣而

後已者率性也常人之學趑步而輒夏者率心也率心則非心之彝而亦學之矣是故學愈多且勤心之死愈速憫然謝人曰吾日學夫不擇醫而病且死者謝人曰吾日藥可乎

心天官也性天敕也敕以發官官不能發敕也故情由心發者也性非由心發者也由心發者則有善有不善不由心發者則無不善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可以爲者未可知之辭也未可知而曰可以爲善情之初也情之初可以爲善情之轉可以爲不善孟子據其初故曰情善李翱據其轉故曰情惡據其初則情與性通據其轉則情

與性閔故李翱非能論情者也能論情者由天以定性由  
性以及情李翱惡情荀卿惡性其蔽一也卿蔽于桀紂翱  
蔽于老禪

聞身心謂裁聞誰心謂喜人裁喜之也見軒心爲尊見褐  
心謂賤人尊賤之也夫身不恆裁誰不恆喜也慧童知之  
軒不恆尊褐不恆賤也耆德惑之此其故何也身誰以外  
入軒褐以內出揚雄曰紆朱懷金之樂也外非也道欲有  
升隊無內外  
吾見秋楊之落而唏天之逝物以詔吾也吾則自逝焉唏  
何爲者也天逝自逝之楊而不逝自逝之吾非天也吾不

忍自逝天忍奪吾而逝之亦非天也天之逝物也自一歲  
以至萬年有常而可信吾少惛惛然忘其有逝也吾壯充  
充然冒其不逝也吾老恐恐然慘其將逝也則無及也無  
及也者非天憇之也唏何爲者也  
靜者入市惡其囂逐也歸而抨然久之而後甯夫安之非  
市也朝市政學市文室市心安之而非市而惡市不知惡  
者也知惡者去室市以及于學去學市以及于朝  
鳥獸蟲豸之族萬也皆得趨其欲人之欲天則制之何也  
此賢賤之塗也傳曰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利害大夫  
不言得喪士不爲賈道所謂義也夫義者賢之璽也賢而

趨利賤爲賊矣人而趨欲物爲孽矣安天子諸侯大夫士之位者必席利安人之位者必制欲達者曰天賢我非制我也視之爲賢而欲薙視之爲制而欲萌

岷之心吾求其動士之心吾求其不動岷之心積矣不動則死士之心立矣動則械儒釋亦然釋動心則返倫矣儒動心則陷俗矣兀兀然揭不動心爲教也者岷與釋與告子兩之矣

辨陰陽者不知天辨形勢者不知地辨官體者不知人術而術耳何責焉吾異夫辨道者之于術也指諸衢延諸席怡而就之與而斲之若弟子之于師也君子曰道而利者

也

盛世之士偉取義衰世之士偉取利夫偉取利以標厥能者必笑人之不能者也于是以豐年之倡優笑凶年之農圃吾不憂倡優之笑人而憂夫治農圃者亦憂爲倡優之所笑也天下之農圃將廢矣

莊氏之文樂屈氏之文悲莊氏樂而五倫敝矣屈氏悲而五性存矣莊氏之自得也其師無知之艸木也屈氏之不自得也其師有知之人也夷莊屈爲一等者文士之錮也君子戒之

道取友者利一世才取友者利一身利一世者子孫庇之

利一身者仇讐伺之今之抵掌而言聯臂而趨者友才也  
將以友利也念石子曰夫夫也以友害而已矣

以道義導者人避以文執導者人前以利欲導者人爭趨  
焉非人之繆也已之能利欲也誠己之能文執也可以誠  
己之能道義也至不誠夫道義而誠也而無趨其導也者  
萬世無一日

物之受形也人正而鳥獸偏人正則人之形無不善也而  
況于性也雖然性無權而形有權形載氣性離氣也是故  
君子養氣而不用氣

好者吾好之惡者吾惡之體爲用也吾所好則目以好吾



所惡則曰以惡用爲體也君子體爲用故用全小人用爲體故體虧世有言人好人惡者雖聖人不能徧察也察其好人惡人者而已矣

寺之側市爍者聞鐘聲則起它日聞市車之鐸亦起起而之市無一人後聞鐘聲皆以爲鐸也曉而不起夫聖賢日以鐘儆人已一誤則病鐘爲鐸而不知有鐘是故聖人之鐘庸人之鐸也

百役巧而農衰百執巧而道衰百吏巧而治衰百辭巧而文衰

大才不見才次才人見才下才已見才不見才者安人見

才者病已見才者歿于審其朕不朕之公以贈其言不言  
不愛桃李而愛松柏爲一歲計者也不好阿唯而好名節  
爲一世計者也夫桃李不害松柏而阿唯必戕名節然則  
桃李其貌而荆棘其心者邪哭之哀及其父也而滅則容  
文之爲道也上者誠之中者知之下者辭之誠崇者物則  
知崇者物用辭崇者物娛物則者文在天地物用者文在  
後世物娛者文在朝夕周習故曰忠誠于不吝誠以爲貴  
衛懿公好鶴而忘其國夫鶴者絜而無用者也故用之則  
亾國巢由者堯舜之鶴也堯舜以無用用之而天下安後  
世以有用用之而天下危山巽于法公則執其性也其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非死也箕子走之朝鮮非封也弔其  
死是未歸于文王而終懟武王也榮其封是受命于武王  
而爲二微子也懟武王是武王不順天二微子是微子不  
存祀武王不順天是武周皆逆臣也微子不存祀是微箕  
皆二臣也誣羣聖以啟逆二不知聖而好治經者也君子  
戒之

東家之父死西家之子往而哭之哀及其父死而無戚容  
也天下大奇之節必僞過情之美必窮  
知而卽言者淺知而不言者險不知而言者躁不知亦不  
言以託于知者狡君子審其知不知之分以觀其言不言

之時而受其欺者鮮矣。急其事者劫我者也。緩其事者固我者也。虛其實實其虛者利我迫者也。虛其虛實其實者利我紆者也。陽暇者視其行陽迫者視其視陽敝者貌不屬陽荅者色必張陽清者必惡衣。倉陽直者必矯文。辭卒廉者必戰于始。卒惠者必悔于終。卒厚我者必中譽。卒遠我者必中讒。將擠我者無顯讎。將誘我者無切喻。將有求者視不遠。將有吝者顏不舒。貌武者不始。貌謀者不閒。貌親者辭必浮。貌毀者理必短。譽人至金玉者必交。小人侮人于辭色者必遠。君子口孝者玩親。口國者玩政。舌疾者能竊人言。體卑者能竊

人色好高論者必左好卑論者必貪好動者必疑好靜者必忍善謀爵者必濫交善謀財者必寡賊謀其名者無美而不刺謀其利者無規而不諛觀毀人者求其惡觀譽人者求其欲色飶者視耑言飶者視汎氣溢者多怒形跳者多喜怒之而不動者謀必淡喜之而不動者欲必鉅辭亢者必有恃辭瑣者必無馱常不言者思堅常汎言者機輒常諧言者無骨常莊言者無奇常妄言者心肆常私言者心賊君子苟欲取友焉則亦察其事而已矣無事察其神有事察其能未事察其智當事察其勇旣事察其仁事紛察其簡事簡察其敬事險察其奮事艱察其暇害事察其

往利事察其來神事察其識人事察其行細事察其周大  
事察其定擇別其事而清濁分淡朶其事而隱顯合屢試  
其事而才行昭節取其事而親愛久

晏子侍齊景公于路寢景公曰齊其爲陳氏矣若何遂泣  
下晏子曰臣有鄰翁者天雨毀其牆盜將入之翁守其所  
有而歎是夜盜果入夫牆毀而知有盜非不明也知有盜  
而歎非不豫也雖然歎可以禦盜君子將以歎爲牆景公  
不應

暑夜病蟲扇不至則蟲至扇右至則蟲左至謂侍者曰吾  
不能使暑無蟲而能使吾無蟲者扇也使扇懼爲蟲讎而

不擊蠱則吾殆矣然則懼爲惡者之讎而不擊惡則殆者眾矣吾懼夫身爲扇而憚讐蠱者眾也

薇菌之甘蛇或處之鮑蠹之美毒或聚之天下之甘美者其苦惡在殺人故愚者逃虎虺哲者畏左右

庭將雨則蚋聚室有俎則蠅趨夫陰雩者蚋之天日魚肉者蠅之室家彼其明則若是已矣責其不明者是責其爲蠅蚋也導其明者是以不蠅蚋者導之也君子居高明而徹脏羶彼蠅蚋者不驅而無之矣夫力其所以驅不如力其所以無故庸夫之去惡也勞君子之去惡也逸勞逸之間治亂之階也

鼠見熊不畏而聞狸聲則悄悄而奔狸能制其生歿也夫以熊之威而不能懾鼠威在于能制不能制而已是以威立于知畏姦生于無患使吾之威處于彼所常患之地雖不輕用吾威而其姦窮欲以熊懾鼠吾見壁之穴且萬也聖人善治聲色而聲色養身人不善治聲色而聲色害身聲色者非兵也假之刺且擊雖寸木可以殺人況聲色乎故治聲色者聖畏聲色者賢縱聲色者愚廢聲色者妄繇星垂庭采溢芒動速于眼之開合一侍坐者曰明日熱甚念石子曰何也曰聞星芒頻動則明日熱一侍坐者曰子安知今夕之星不卽以熱而動也念石子曰皆是也熱



者動之紐動者熱之媒

楚人有失弓者憂而病且死客或問之曰主人之疾若何矣夫失何物而致此主人曰憊矣夫吾之致此弓也客曰弓也遂趨而出主人曰客之辭未畢也客曰主人之疾不可爲矣夫弓也而失之固宜其憂而病且死也主人霍然解人善言善言而善言善言人不善言善言而善言

鄉之人苦瘠旦旦引鏡視肥瘠問人曰何以不瘠人曰多食則肥耳遂日彊食食填鬲暴死夫瘠不必死也而鄉人以畏瘠死是故憂不必生于所憂而常生于所以避憂者今之彊食者多矣一日不死復持其術教人受其教者畏

瘠乎抑畏死也

申包胥以秦師復楚國定不受賞楚人曰賞爲功地者也  
功不爲賞地者也賞不爲功地無信賞功爲賞地無信功  
是以爵爲悅人用者私昵之冊命也學爲悅人用者游說  
之詩書也

庚氏之金婢竊之以鬻餅撻之佗日妾竊之以爲笄飾婢  
以告庚氏曰彼日欲吾金吾日將賚之若奚以閒彼爲復  
撻之夫竊一也婢則撻妾則賚撻一也以竊金撻以告人  
竊金則亦撻天下無不賚之妾天下遂無不撻之婢矣爲  
婢者第不竊金則已矣

庭南之桐枝葉四出念石子曰不芴削則不上達舉杖擊其葉盡弟子曰將以爲美蔭而奚其削之念石子曰子之所謂美蔭而桐之賊也夫愛身者不以偏端蔭人愛人者不忍受人之偏蔭

市之鬻鮓飪者見富者裘馬出甚都慕而效之居三日資盡富者聞而召之曰爾之效吾誤矣吾焦于室謀于堂劬于田驚于市而後富爾效吾富而不效吾所以富者爾之誤甚矣鬻鮓飪者退曰吾知富者之樂而不知富者如是其病也使知富者如是其病也孰美于鬻鮓飪是故望者思居者悲

無行而美衣土木被綈錦也無功而美倉犬馬享稻粱也  
無澤而美居行乞棲驛舍也盡天下之物皆足以供吾之  
身而君子不苟讓或受一豪于天地而皆可辱也君子心  
無奢儉視其身而已矣  
貧者一日三食則不支富者御八珍而不噍也故鳥知有  
獸則不憎其飛之不速矣牛知有鼠則毋懟其狀之不鉅  
矣今爲鳥必慕鵬爲獸必仿象騰騰哉怨憾之聲造物將  
欲續其目也  
欲乞人者必受人之顏色然則乞人而可以必得者顏色  
而已以身體易顏色而以爲智是刎頸而博笑也況怒乎

賈之求售也目下視口下聲利厭之也賣之遷貨也山嘗  
虎水嘗蛟利劫之也是故同一利也或曰利樂或曰利感  
樂者其背腹吾不得而見之也吾見賈賈之感矣

非所與而與者其物易盡非可取而取者其物亦易盡善  
與者天也當物而施之善取者地也量能而受之

天一寒而一暑道一顯而一晦山高則雲興地下則水至  
指不速者以爲無釣者一日不獲魚則舉鉤綸而棄之矣  
指其至者以爲我祝雨而雨農夫以爲己力矣是故修士

知命惰士委命劣士爭命

夏雨旣霽龍屏雲退霧垂首于河而飲童之浴者狎而

謀之何也夫輕襮者易辱是故有天下非常之觀者必有雲霧

卞和再獻璞而刖泣不已一田父睨之曰子泣足乎泣璞乎且夫足爲璞刖是天下之人刖璞也天下有刖璞之人而足之無罪亦明矣泣何爲者也夫子之于璞也泣其不用乎泣其不傷乎子不知玉者也璞之所笑也念石子友木子木子將北行問于念石子曰何以教我念石子曰子無若蜩木子曰何謂也念石子曰夫蜩處高而振遠日不一會以爲絜矣顧童子將調飴弄竿而承其危使蜩不鳴而潛乎林枝居而葉蔽之童子孰知蜩哉故以

蝟之無來于人而患且至者聲召之也君子取蝟之絜不  
 取蝟之聲絜而自聲焉君子必惡之猶汙己以求人之聲  
 以為聲乎燕喜聽木子曰西歸也念曰子曰夫賦豈高而  
 鳳恬于雲龍恬于淵聖人恬于密雲無高也淵無深也密  
 無窮盡也故避人而使人知其所者身之息林魚之入葦  
 日避患而患日進矣

平且夫豈為樂也哉夫天下之人賦豈也夫豈也夫豈也夫  
 豈也夫豈也夫豈也夫豈也夫豈也夫豈也夫豈也夫豈也夫

雲霧

焉文此也夫

養一齋集卷之二十六

山陽潘德輿彥輔非古

喪禮正俗

病瀕死始移正寢遽易新衣

禮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古人死必以正之義誠章章也然絕無遷病者之言而止言遷尸者明乎病者卽病於所居之寢故廢牀而寢東首於北牖下者特一室中之小爲異無大勞苦也何也君夫人病其無不在路寢可知大夫世婦內子士之妻



病其無不在適寢適室可知至於病革彌留之際屬纊俟絕氣矣而乃動搖而震撼之以遷於此則殊非古人意也故禮非致齋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謂正寢之中士喪禮士處適寢注曰不疾在燕寢將有疾則在適室然則疾不篤而已在正寢明矣春秋僖三十三年傳公薨於小寢卽安也譏病者之卽安非譏其臣子也愈可知病不在正寢之非禮而非待瀕死之猝移之明矣或曰居不必於正寢而病皆於正寢一難也病未至於瀕死而必於正寢則有死之嫌二難也柰何曰子仍三代後之薄俗而非古人之禮意也古人生不當居正寢者死則下室矣其居其

病一地也何難哉若平居偶不在此而病則居乎此此復其平居之常耳又何嫌焉其嫌焉者是平居久廢禮也尙何足責哉且子以守禮爲難而以瀕死之猝移爲便子亦未思瀕死而猝移者之害耳其害豈忍言哉人之必死天也其瀕於死而必死而猶不遽死亦天也今以煌煌終於正寢之義不能於病未篤而止其所矣死而遷焉亦可也而乃使其呼吸不屬之時聽人之叫呼而迫促之如鬼搏如狼虎噬其心之痛楚不能言也云爾其因是而促其氣息搖其藏府制其手足而早斃於數時之先者則非其天之正命也人也是卽不移而亦死而奪其一息則皆人殺

之而非其自死罪惡何如也且人之小有痛楚不至死者  
尙將憚人之震驚而憎人之聒語其瀕死者痛楚必百此  
矣不待言矣乃於親之小有痛楚者或寒噤不忍觸而於  
其將死則橫逞焉此何心哉且禮設牀禮第有枕遷尸於  
堂則死卽死於寢之室未聞死於寢之堂也今有病者已  
居正寢而人必曰自室之堂而後可死是必欲致之死而  
已矣又何心哉至於移病者於寢旣畢矣又有促易新衣  
之一大禍焉禮始死遷尸於牀幘用斂衾去死衣御者入  
浴據此可知死必浴浴乃去死衣耳禮疾病徹褻衣加新  
衣加之云爾非易也徹其褻云爾非易也夫衣之不可易

古人固非徒爲浴計亦實以瀕死之人心氣將絕不耐動  
搖也今之瀕死者幸而不死於移寢矣至易衣之煩又十  
倍於移寢而複之而單之而橫之而縮之使斷不能順正  
命而死而後快此又何心哉嗟夫人之爲此者固不知禮  
矣然其心非真不可解也蓋其移正寢也所以畏人譏其  
易新衣也所以畏鬼禍鄉巫村嫗之言以爲死而不得衣  
則鬼將裸禡矣死而不得新衣則鬼將藍縷矣安得不畏  
而聽之也卽其畏人譏者猶非誅心之辭也彼直以病者  
死於牀而是牀也將不可復登死於室而是室也將不可  
復入陽順乎人情而實陰憎乎鬼禍故所設死者之牀皆

其麤陋不可御之物有牀名而非牀者也嗚呼送死大事也古人以仁孝之心行之今人以村巫鄉嫗辟邪畏鬼之法行之夫以今人之昏誠不能使其不惑於鬼神而必欲致瀕死而未死者於死此則俗之大可痛惡者也爲人父母舅姑兄弟夫婦子女者欲死者之復生而生者未死轉倉猝煩亂不能自勝其鄉巫村嫗之見至任人指揮而使所親無正命之死而猶搖手閉目曰俗也柰何則皆其不仁之心夙成由不仁故不智由不智故不勇巨學者苟知古人病於寢而無遷於寢之文古人死後襲以衣而無易衣而後死之文則思過半矣其廢牀寢北牖沐浴諸禮雖

不必遵古亦可耳若此殘暴不可忍者予不得不首誅而  
詳言之力斷乎此而後送死之俗習可次第革也曰吾之

斂衣用纊

禮陳衣於房綰絞橫三縮一緇衾頰裏無紃祭服次散衣  
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袍必有表不禫衣必  
有裳謂之一稱布席於戶內下莞上簟商祝布絞衾散衣  
祭服美者在中士舉遷尸此小斂之衣也無所爲纊也禮  
陳衣於房絞衾衾二君櫛祭服散衣庶櫛凡三十稱不必  
盡用商祝布絞衾衣美者在外士舉遷尸此大斂之衣也  
亦無所爲纊也夫纊之害於尸也溫而易變而於盛暑則

尤不利其下或槃冰而上則續愛之乎毒之乎且今人皆  
易於未死之時雖盛暑亦不改是其煩懣鬱蒸者不必暑  
暑不必遽死而亦足以遽死之也不尤毒也耶或曰古人  
小斂之衣十九稱大斂之衣三十稱是其稠疊溫燠將過  
於續而子必責今人之續何也曰古者所以備物而盡節  
也孝子之盛心也今無古人之物而徒足以溫尸而速其  
變何取哉且古者衣顛倒布之其數雖多而不過溫今也  
續不止一衣其數雖少而溫特甚故古也智而今則愚也  
或曰殯之用石灰也愈溫之而易變矣亦可去邪曰吾之  
懼速變者於斂之先後非殯之後也見不見之分忍不忍

寄焉矣且今之人有殯而已未見其爲小斂也大斂也何也古有小斂有大斂有殯殯始入棺也今則易衣於生死則卽絞以入棺耳安所爲小斂况大斂哉棄古人之禮而率以從事故速其變亦非所計也然而棺不速成尸不遽斂而因以致變而不忍見聞者多矣不大可痛哉延陵季子之葬其子也其斂以時服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生今之世如古制之備物不能也從其權者延陵季子可法矣冬之裘夏之葛隨時而具事死如事生通乎幽明而一之者蓋未卒哭而以鬼神待之不可也若裘葛或以爲不利於尸則衣之有表裏者亦可也然豈如俗



所云衣裘而死不利於輪迴也哉且吾更怪夫死者之必用纊而新婚者之大寒盛暑亦用纊也亦用纊而或致嫁娶者之疾疾而或遂不可爲也以無理之俗人懼無理之禍福不知禮其細事耳而實以釀死生之禍於無窮有志者宜何從乎

其效以辨頭其子曰或刻季子文效甄

成服太速而不感良聞者突不大有識者或刻季

禮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疏曰養疾者服朝服始死則易而服深衣夫其不遽易深衣所以答賓客之來問亦所以重送死也禮惟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疏曰復而猶望生夫孝子之不遽死其親如此之緩也禮死三日而後

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可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夫猶俟其生則服不可得易也禮卒斂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於房婦人髻於房注曰將初喪服也夫始死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至此乃髻髮袒而或免或髻也不遽變也禮三日成服杖絞垂冠六升外繹纓條屬厭衰三升屨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夫三日則殯矣生事畢死事興矣故至此乃成服也今人之始死不復小斂不必至三日權時而行古制誠未足以折之也然而病者方展轉於牀一息

不絕則猶吾未死之親也而衰屨麻經累累告備衰將服之不暇而屨將納之不暇也者於是死者目未瞑而衰經已在身管屨已在足亦有之矣豈不急遽殘忍之甚哉故成服之速也初視之似於義無害者而不知此速死其親之心之不仁其事事苟且而不能必誠必信者皆以此階之則古人之節次漸變真合乎天理人情之至也且古人於其服之也如不得已故其除之也亦如不得已今也欲服則遽服欲除則遽除以衰麻爲傳舍而已若無與焉亦大可惡矣爲今人計雖不必成服於旣殯然而節次漸變之也必有道若曰親死而不遽衰麻乎此不識古人送死

之義而以衰麻爲事親之一物矣不亦謬哉

### 喪用鼓吹

禮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夫昏嘉禮也而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昏禮之用樂已干忘親之罪況儼然在衰絰之中而用樂是大悖亂之道也禮妻有喪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是人之有喪者在室且爲之徹樂況已有喪也將以娛賓乎禮是日哭則不歌而何爲其娛之也將以侑奠乎禮奠丈夫踊婦人踊兄弟哭歌哭不同聲也夫今之人以樂怡憂其常也故雖創鉅痛深而忍亦樂之若夫平居琴瑟之靜鐘鼓之和茫然不知之也

於親死而乃淵淵然樂矣是遵何說哉夫喪之給鼓吹若  
干人也漢魏以後之陋制也然亦君恩之所以榮其葬以  
華道路如畫翬璧翬羣物耳是又必有勳階而膺武功者  
爲饒吹之遺焉今也不貴不武功不至葬死則鼓吹入門  
有不從者卽懼人訾其吝樂其親之死而博一不吝之名  
有人心邪否邪且今日士之祭者吾鮮見其用樂而喪則  
用之顛替悖亂亦甚矣凡一切薄乎其親者皆由此出蓋  
世無哀樂相反而可以爲人者此大較也不可不察也

回煞避煞

禮朝夕哭不避子卯注凶事不避吉事闕焉夫凶事而猶

避凶古人所不取也且禮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大夫朔望奠士朔奠蓋朔有特豚魚腊三鼎朝夕有醴酒脯醢皆未葬之前事死如事生不可一日離者也今也拘忌於陰陽干支之小說而傾家出避豈理也哉夫喪煞之始始於唐太常博士李才也然其言曰如己日死者雄煞四十七日回煞十三十四歲女子雄煞出南方第三家煞白色男子或姓鄭潘孫陳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兩次回喪家此與今法絕不類蓋沿襲於俗人之意故遷就不同卽此參之亦斷其不足據矣且如夷堅志西樵野志所載或二鷺足迹在灰上或狀如猿據案啖牲此又別有凶物與今人所

傳喪煞爲雞者各不同則愈知其支離曼衍任情而造妄也夫親之死也方哀痛其不可復見卽以魂魄之果聚而歸也亦當潔齊以迓之而轉視爲凶邪避恐不速雖不往佗所而亦延僧道喧金鼓以峻卻之亦不仁甚矣且避者持此斬齊之服而妄入人之室乎脫有水火不測之大患親之骸可安恃無恐乎吾見傾家而出者鐙火不謹盜賊竊伺遺禍無窮比比而是也然卽鄰舍歡迎闔廬無恙而煢然一棺寂如佛寺忍哉子也置親於何地昔陳東山云安有執親之喪欲全身遠害而扃靈柩於空室中者又豈有爲父母而有害其子者乃獨臥苫塊中帖然無事此可

知陰陽小說之妄雖仁孝一念之誠亦能破之當此而懼不能勝者皆仁孝之不誠耳是可掩哉

### 僧道超薦送葬

禮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孝子之尊其親也至矣親卽天而已矣又何超薦之有哉超薦之說出而以賢人君子之慈諒拯溺尊僧道以至愚不肖之沈淪污穢鄙其親不仁不智先儒論之詳矣獨怪夫今之爲之者陽爲超薦之事而詰以天堂地獄之妄誕彼則亦曰吾豈不知之知之而猶爲之者特陰以塞塗人之耳目而鳴其不吝財用於死者已矣嗚呼知其妄誕而以吾親之名氏叫呼



於異端之口角而不怪一不仁也知其妄誕而以吾親之  
英爽乞憐於異端之邪鬼而不恥二不仁也知其妄誕而  
以金鼓之羣囂驚吾親之魂魄而安之三不仁也知其妄  
誕而以膜拜之奇醜屈吾親之遺體而忍之四不仁也知  
其妄誕而賤之等於俳優止以明吾輕財於吾親五不仁  
也知其妄誕而隆之比於禮樂止以掩飾俗目而又絕無  
與於吾親六不仁也具此六不仁之心較之以超薦爲實  
可徵信而爲之者其罪加十等然則不知而爲之知而爲  
之均無逃乎君子之誅而僧道之不可爲緣亦大彰明矣  
夫齋醮之事盛於元魏梁陳其無益較可睹而沿之千百

年不變者禮亾故也虞祔練祥禫廟祧壇墀之祭一概廢絕而後浮屠道士之邪鬼神皆得乘閒而持其敝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有志於古者不必以口舌勝也篤於禮而已矣不然超薦卽不行而天堂地獄輪迴報應諸邪說久沁心腑可得而猝拔哉不可得而猝拔而內則婦人女子之交誼外則親戚賓友之竊議烏可勝也且僧道之惑人不自超薦始平日於釋迦觀音之慈悲道陵洞賓之靈異幾欲儕於聖人而不敢致一語之謗其不冝爲超薦者特以世皆卑俗之僧道無戒行彰明奇術煊耀者耳

脫真有明釋迦觀音道陵洞賓之法者將泥首求一見而  
如不可得而尙不勾其超薦也哉至於超薦以之送葬以  
之甚至非凶事而延壽度厄一切無不以之立壇墀施田  
舍印經懺紛紛如歸市而僧道者遂夏屋腴田美衣安坐  
居然爲四民之表率矣豈不殆哉誠有特立之士斷然明  
超薦之無功而且有大罪而一家不爲并其婚友亦化之  
而婚友不爲則一鄉皆不與僧道以財也不與僧道以財  
則一鄉之僧道將自苦所爲而爲之者必漸少而漸絕由  
一家而一鄉由一鄉而一國無形之裁汰功亦偉矣然則  
有政柄者欲汰僧道也必先自禁超薦始禁超薦則施舍

之塗絕而禁薙度不難矣是非其明白可驗者哉

喪七七而卒哭

禮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卒哭者非不哭也前此哭無時至既葬而虞則朝夕哭而不哭無時矣故曰卒哭卒哭者祭名耳今也葬畢而不虞且無論葬不葬皆定爲七七之祭故七七畢而殯宮無祭矣是居然古之卒哭也居然古之卒哭似於義無傷也者然而古之卒哭也既葬也禮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耐於祖父今或未葬而居然卒哭是吉祭之神事未興而喪祭之人事已

畢也斬死者之血會忘生者之極哀悖理害教訖踰於此  
且禮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報讀爲赴疾也此言疾  
葬疾虞而猶不卒哭以殺哀烏有一逮四十九日之期而  
怱怱然徹殯宮之祭且爪翦沐浴易衰爲衣居然平素也  
哉夫七七之名義何昉乎以是爲古禮七虞之遺乎禮士  
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既葬脫衰

禮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去麻服葛  
葛帶二重此特言三升之未成布非六升之布不得爲衰  
也去麻服葛帶變耳非衣不麻也禮練練衣黃裏線緣此

至小祥練祭畢乃小變於內而外之衰如故也禮大夫士  
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此言有大變服弔服以從  
金革權禮然而要絰猶不除也若既葬而除喪則有之魯  
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是然是時子般弑慶父亂  
閔公幼不敢居喪葬已吉服以正君臣之位愈非常禮也  
若反哭改免而冠則有之因遠葬故而卽郊則亦免也從  
無以衰麻葬以衣冠反者乃今之人則肆然行之墳土未  
掩男子婦人紛紛脫衰視如敝屣自是至終喪皆不服衰  
其異於不喪者止不帛耳是非除喪而居然除喪也非短  
喪而居然短喪也夫諸侯之臣爲天子公子爲其母爲其

妻既葬則除之此除喪耳未有不除喪而除衰者士惟公門脫齊衰比家門於公門邪此無佗皆死其親之心之已甚而勢利好諛之人又皆欲遷凶事爲吉事耳故愈變而愈悖任意而行背先王之制違國家之令所謂斬衰三年者非三年齊衰期年者非期年所謂功布九月五月者非九月五月也何其無忌憚之甚也且衰既脫故飲酒聽樂會肉御內可以無所不爲而人亦莫之怪也豈小節也哉

金革反哭而賀

要登斂不制也皆想葬而金要明也

古禮散失可弔也而賀之多矣惡均未至乎此也惡至乎此吾亦不必引禮以折之矣然禮文具惻怛而詳至不可

不爲之讀也禮主人反哭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  
拜稽顙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亾焉失之矣於是爲  
甚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亾矣喪  
矣不可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  
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宮之微幸復反  
也成壙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  
哀親之在土也今也送葬甫歸置火於門辟除不祥賀者  
唱和聲達堂室於親而凶穢之於人之親而又凶穢之傷  
哉俗也吾不忍責之矣

忌日宴會治事



禮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故忌日必哀忌日不樂  
今因忌而祭於古未聞然宋世諸先生有行之者亦可也  
其外內賓之與祭而飲胙亦可也然居然以賓客爲事而  
延致而宴衍之則大不可唐時士大夫是日孝服受弔其  
有賓客亦弔者耳橫渠於考之忌日用白巾妣之忌日易  
帶而不易巾祖先之忌視遠近爲差墨布冠墨布繒衣可  
知忌無不易服者今主人旣不易服而賓客以吉服臨飲  
酒而主人與焉是慶也非弔也朱子於考妣忌日著白絹  
涼衫黻巾於遠諱墨衣墨冠早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  
禮一家蔬食其祭祀食物則以待客於無後叔祖忌祭未

祭不見客也今人於遠諱雖不變服然亦當去其吉者若考妣之忌則以易素服爲是於遠諱一家不當肉會則考妣之忌而主人肉會愈無禮矣客有弔者當拜之見客於未祭朱子不行之於叔祖之忌而今行之考妣之忌邪且今人於考妣之忌重其期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之成數而於每年之忌則略之此又何禮也夫期年之祭小祥也再期之祭大祥也三年何居焉忌者人子終身之喪而何所擇哉今痛歲時之變遷於其成數而彌痛焉可也而於每年又烏得略之也夫人不能三年之喪而況終身之喪也哉宜其轉用爲好會之禮而無所動也南

史張融傳忌月三旬不聽樂此雖賢智之過然視夫忌日而飲酒聽樂者何如哉乃封氏間見記以爲古制忌日止是不飲酒不作樂至於後世請假閉門不見客則禮之過其不見客者實由不能悲愴故轉自藏晦耳此言雖欲矯弊然君子不以不肖度人封氏之說適便於背死忘親者耳豈通論哉至不宴會而治事猶夫宴會也禮曰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是故六朝以來忌日請假沈約荅庾光祿書云忌日請假晉宋以來其制未久而宋元豐閒令諸私忌給假一日逮事祖父母者準此雖沿六朝之制實古意也有志者思禮經之制

但援六朝之遺制仿宋儒之施行其亦無可疑矣



皇清例授文林郎大挑分發安徽知縣潘公崇祀鄉賢錄  
具呈江蘇淮安府山陽縣紳士揀選知縣舉人魯一  
同前任江浦縣教諭舉人徐登鰲揀選知縣舉人許  
崇岡汪鶴齡候選知縣舉人邵承紀黃曰堪光祿寺  
署正銜貢生陳琦前署懷遠縣教諭貢生許聯甲卽  
選知縣沈陽縣教諭貢生陶昫前署碭山縣訓導貢  
生丁昫候選八旂教習貢生韋墉候選直隸州州判  
貢生焦承秀高震鏞候選教職貢生梁廷柱邱奐范  
廷桂鮑掄彥張時丁煥南高應鐘何錚丁一鵬劉念  
曾丁壽辰葉珂廩監生萬煥陸瑞生黃霑按察使照

磨銜生員楊詒八品職銜生員陶桂林候選從九品  
 生員李元庚廩增附生員董諤士劉湘澣阮述曾呂  
 琨郝其轄鄭璜竇國賓張承銘馬祈年任試言阮席  
 齡宋繼王在衡黃召南郝其輅盧藹吉陳汝霖牟家  
 獻宋密田錦江薛超曾嚴璟劉瑄楊浩朱壽康邵液  
 池王曙楊慶之胡大鏞陳廕禮劉暄蔣鳴珂黃振垣  
 袁大鵠曹應熊王賓盛鎔曹世熙呂勳徐沅任開祥  
 張汝泉邵樹棠丁一韶駱超汪師彥楊紱來邱玉符  
 王燦文周詠棠張景煌秦煥王樹郝以立丁庚曹煜  
 皇朝李承基黃振墀周殿喬王寯邵祐楊步洲曹槩吳兆

登胡以秉辭際虞丁禧生何其傑何其燦等

爲公舉鄉賢請牒詳題以光祀典事竊聞六俗安民  
特重師儒之選三物興教兼賅行藝之全士君子生  
有益人望隆山斗鄉先生歿而祭社報重馨香惟

國典之攸崇必鄉評之允協伏見已故戊子科舉人分發  
安徽知縣潘德輿者淮陰國士江左名儒擅枚趙之  
高才兼陸徐之至性儀型鄉國模楷人倫其孝敬也  
失恃心瘳靡瞻骨立石建則廁牕自滌黔婁則藥裹  
親嘗獨處聖廬李令伯情淡鞠養銜悲忌日王叔治  
社罷鄉鄰其友愛也義恤桓楚恩周苕紡司馬光事



兄猶父韓伯休教甥如兒收遠族之歸來不忘葛藟  
贍孤孀之朝夕能植葭苧其守己也圭璧束身琴書  
尙志嫌防瓜李饋絕苞苴節度烏公時欲羅之幕下  
先生王斗每未肯曰士前其濟物也渠濬芍陂祠貞  
栗主闡名節以端風化舖災黎以免露棲設文正之  
錢莊義成喪葬助隱之以廚帳禮正婚姻至于萬卷  
手披十行目下據程朱爲根柢合鄭孔而陶鎔勘訂  
必析乎是非異同無袒乎左右民生利弊政事六疏  
之遺儒術源流天人三策之亞則學業至粹也文惟  
載道辭必立誠無昌黎宰相之書有皇甫高士之傳

枕經藉史王伯厚學綜見聞指事類情杜少陵詩根  
忠愛則文字至醕也凡此物恆悉緣砥礪五十年只  
如一日經師卽是人師七十卷克衍千秋言教端由  
身教是以同欽手筆久奉心香婦孺咸識溫公士子  
皆知康節考其家乘以孫述祖而何慚蔚爲未原  
國華由士希賢而不愧爲此一同等合詞上叩伏乞  
老父臺俯聽公評牒一學而採遺聞詳無遺  
憲以邀

盛典庶增光于庠序永荷

鴻施俾勸善于里閭曷勝鼇戴上呈

計開事實十條

一故舉人姓潘氏名德輿字彥輔號四農江蘇山陽  
縣人始祖思誠元淮安路醫學教授六世祖亨明  
武昌府同知八世祖塤明河南巡撫載郡邑志及  
明史列傳竝崇祀鄉賢父宗睿歲貢生散品力學  
爲學者所宗仰德輿幼秉家學有神童之稱未弱  
冠入邑庠及倉餼學使者交以國士目之以道光  
戊子科中式本省鄉試第一名舉人乙未科大  
挑一等以知縣用分發安徽未到省卒生于乾隆  
五十年乙巳卒于道光十九年己亥年五十五歲

一故舉人性至孝十一歲喪母盧孺人號泣不食者數日十八歲父病侍疾兩月衣不解帶藥物皆跪捧牀下及丁祖母金太孺人憂袒括殯斂一遵禮法世俗避忌及二氏等事概不用三年之中雖晝日未嘗入內忌日蔬食不出門不治事流涕薦食著喪禮正俗文一卷祭儀二卷以爲家法

一故舉人無兄弟有妹一適周氏早寡以猶子爲嗣攜歸教養竟二十年從弟德端少自遠歸族人至不相識收而養之從弟德成幼孤苦爲之養母娶婦贍其一家族子開麗兄弟貧而嗜學令入家塾

教之成名族有喪葬嫁娶給以家祠田租不足更  
分己財與之歲以爲常家門之內率以身教子弟  
僕媪不敢有惰容從兄廩生德星白首相對事之  
甚恭其內行修飭如此

一故舉人幼卽有志正學器識如成人嘗過浮屠僧  
勸之拜正色曰某願受孔子戒及長尤好宋五子  
書皆窺其堂奧而無所專主其學以誠敬爲本于  
義利之界嶄嶄自守箸劄記九卷筆訓二十餘條  
嘗謂從學者曰諸生于漢宋儒者之理必分求其  
所長而互舍其所短庶幾明經義而切實用生平

交游一以道義相切劘人有一善可取極口歎賞  
朋友有過至加面責有自愧所爲數月不敢見者  
其以德化人如此

一故舉人待戚友甚厚而守己甚潔嘗因鄉試遇母  
氏疏族妹于金陵憫其貧老罄所有資斧與之己  
更乞貸以歸爲阜甯山長時故人歲貢生王壽年  
晚境清苦以束脩之半及歿厚助其喪道光十  
五年郡東澗河壅塞建議興挑利益甚溥時應禮  
部試將行鄉人以餘金爲贐荅曰吾豈以此市利  
哉卒辭不受

一故舉人少時質屋而居屋主後強奪之略不與校更徙他所客游吳郡僕竊行篋中金歸以他故遣去未嘗明言後其人終身感愧每遇勞役必來執事其門遇之如初嘗舟夜獨宿有商女倉卒相干正言拒之女慚而退每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願處之如何百人皆服其品量

一故舉人勇于爲善道光四年湖溢十三堡流民徧野首導鄉人振粥散給棉衣全活甚多嘉慶二十五年裴烈婦木主入節孝祠鄉人以其夫曾充縣白役欲止其請乃箸論力辨眾允服遂得入祠鄉

次以其識望凡有公事多取正焉

一故舉人居邑東之車橋鎮漕督朱公桂楨聞其名致書招之謝不往荅以淮語一篇悉陳河運利病舉于鄉時座主侍郎鍾公昌曰吾得潘生得一師矣乙未挑選吳侍郎傑一見稱曰此江南宿儒也林文忠公則徐撫蘇時見所著述每行部過淮必殷殷垂詢周文忠公天爵爲漕督時欲往造訪而恐不可見及再爲漕督歿已三載因太息曰咄咄潘君竟使人有望塵之歎乎道光元年州郡舉孝廉方正之士同學交相推許力辭再四雖聲望遠



播而終身謙晦聞其風者莫不欽歎焉

一故舉人自爲諸生文章已爲人傳誦及領解入都海內之士望風引領而鍵戶著書未嘗妄交一人每試禮部司文柄者皆以得一搜採爲幸而卒以不遇報罷之夕猶有來執贄受業者蓋樂育之志終身弗輟

一故舉人著述已成書者讀春秋綱領一卷劄記九卷淮語一卷家祭儀二卷喪禮正俗一卷黜邪家誠一卷示兒長語一卷未成書者九經人表一卷論語權疑三卷藁藏于家其已行世者詩文集二

十五卷詞集三卷詩話十三卷四書文四卷試帖  
一卷方詩話初刊時朝鮮使者多方購求論者比  
于白傅詩集價重雞林云

江蘇巡撫

臣

趙德轍謹

題爲公舉崇祀鄉賢事據江甯布政司梁佐中詳稱據  
淮安府詳據山陽縣詳稱據紳士揀選知縣舉人魯  
一同等呈稱已故戊子科舉人分發安徽知縣潘德  
輿者淮陰國士江左名儒云等情到縣當經循例  
移學查取事實冊結去後茲准府縣儒學移覆敝學  
會同飭取事實族鄰公甘各結前來敝學會看得山

陽縣已故舉人分發安徽知縣潘德興生有至性學  
窮本源紹令緒于前人蜚英馨于早歲文采發山川  
之秀幼卽通經孝友孚宗族之稱長彌篤行貞操勵  
俗暮夜必凜乎四知懿訓閑家喪祭尤嚴于五教推  
解總期實惠見義必爲修齊不惑異端黜邪有誠至  
于仁言利溥裕經世濟世之資正學薪傳會漢儒宋  
儒之蘊富等身之著作益人何止文辭振當代之才  
名守己獨歸誠敬讀其書自可見其品仰其行何可  
沒其賢宜陪祀于芹宮永垂型于梓里理合加具印  
結併造具事實清冊移送核看加結通詳等因到縣

該署山陽縣知縣顧思堯核看得卑縣已故舉人分  
發安徽知縣潘德輿志勵聖賢性敦孝友名魁桂榜  
文章蜚藝苑之聲師表梓鄉品學樹儒林之望博通  
笥腹著作等身述屬辭比事之經信而好古申崇正  
黜邪之旨道不遠人克己淡嚴日新篤行居家有法  
月旦操評理學可媿前修德言永垂不朽宜配膠庠  
俎豆常爲閭里楷模茲准兩學移送事實冊結書籍  
前來理合加具結看詳候鑒轉請

題等情到府該道銜淮安府知府恆廉核看得山陽縣  
已故舉人分發安徽知縣潘德輿至性眞肫英才卓

榮登桂榜則名高第一居梓鄉則品重無雙具作者  
之典型淡明理學推仁人之孝友遠及宗親紹濂溪  
設教之風凜楊震辭金之義枕經薛史與古爲徒崇  
正黜邪立言不朽洵足垂型閭里允宜陪祀膠庠合  
將送到冊結加具結看詳祈核轉等情到司該署江  
甯布政使梁佐中核看得山陽縣已故舉人分發安  
徽知縣潘德輿學究本原行崇孝友名登乙榜藝苑  
早式其文章望重丁年梓里久欽其品節著作有功  
于名教洵能闡發精微立言不惑乎異端實足維持  
風化旣爲濟世之楷模宜邀

恩獎俾響膠庠之俎豆以順羣情合將送到事實冊結書

籍加看詳候具

題等情到

臣

據此該

臣

核看得山陽縣已故舉人分發

愚安徽知縣潘德輿性敦孝友操勵清廉布愷澤于周  
親口碑載道垂芳型于後進手筆如椽崇正黜邪立  
言德爲立言之本闡經設教成己卽成物之規惟前代  
豈有傳人亦彼都多賢士宜邀

盛典用報馨香茲據該府縣學取造冊結由司加看詳候  
題請入祀鄉賢等情前來

臣

覆核無異除冊結送部查

核外謹會同兩江總督

臣

何桂清江蘇學政

臣

李聯

琇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聖鑒敕部議覆施行謹

題請

旨

禮部謹

題為議覆入祀鄉賢事禮科抄出江蘇巡撫趙德轍等

題疏稱已故山陽縣舉人潘德輿性敏孝友操勵清廉

請入祀鄉賢造事實冊結具

題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sub>臣</sub>等議得定例各省

舉報名宦鄉賢該督撫學政每年八月前具題併將

事實冊結送部于歲底彙題確核事跡倘名實不能

相副及僅以人品學問空言譽美者卽行指駁以昭

慎重等語今查得各省送到事實冊內開已故江蘇

舉人潘德輿淮安府山陽縣人道光戊子科舉人大

挑以知縣用分發安徽未到省卒該舉人性至孝十

一歲喪母號泣不食者數日丁祖母憂袒括殯斂一

遵禮法三年之中晝夜未嘗入內箸喪禮正俗文一

卷祭儀二卷以爲家法尤好宋五子書其學以誠敬



爲本生平交游以道義相切劘道光四年湖溘十三  
堡流民徧野首導鄉人振粥散給棉衣全活甚多道  
光元年舉孝廉方正之士同學交相推許力辭再四  
雖聲望遠播而終身謙晦聞其風者莫不欽歎該督  
撫等所請潘德輿入祀鄉賢祠名實相副臣等謹擬  
准其入祀鄉賢祠再此本向歸年終彙題合併聲明

臣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咸豐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具

題十六日奉

旨依議欽此

晉外傳後出

國十六日舉

崇祀鄉賢安徽候補知縣潘先生行狀

安徽候補知縣潘先生既歿之二十年郡邑之士追思先生之道義文章清明剛大之氣足以扶樹世教激挽流俗古稱鄉先生歿而可祀于社者于先生宜乃相與歷牒郡縣吏達于撫部使者以疏聞于

朝

天子喟焉嘉許乃以己未之歲仲冬月丙寅朔越二十七日壬辰嗣子亮彞亮熙敬謹奉先生神位晨入于學宮兩學博士先生率鄉大夫後生髦俊之士百有餘人齋宿盛服恭詣祠下牲酒維虔鼓樂成列神主既升皆降拜成禮以出

擁庠門而觀者數千人罔不歎息嘖嘖以爲學成而不遇于時卒享千秋之報亦惟先生克稱是典非是典足以歸重于先生也先是十餘年先生之弟子刊布遺書數十萬言頗求當代能言之士狀先生家世年壽行學大凡久而不成至是衆命一同曰夫士蓋棺論定今先生墓木十圍可謂久矣道允孚于鄉里名聞

當辰可謂光大矣旣久且光而行實不錄遺事闕如後死者之

責也一同承命戰懼不敢以辭謹按先生諱德輿字彥輔一字四農姓潘氏明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撫塤之後高祖常度隱居易代之際曾祖建武祖兆覺皆邑諸生考宗睿

歲貢生候選訓導以品望爲一邑宗師娶于盧蓋晚而生  
先生盧孺人雅善病先生五六歲時行坐視孺人而哭之  
母食乃食旣卒哭不絕聲訓導君患咯血疾每進藥必跪  
牀下旣而割臂肉以進訓導君察其色動泣曰固知兒有  
是也旣游臻大故而王母金猶在堂色養彌至及以嫡孫  
承重自小斂以至反哭事求合于先王之禮而準度時制  
柴瘠僂然殆不勝喪潘氏之族有僑居廬州及陳畱者于  
其歸也收恤之恩遠過所望其所飲食教誨于族戚之孤  
貧無虛日而已恆蔬布不屬其篤厚殆不可學抑性使然  
也淮郡自邱氏張氏阮氏諸達尊相繼殂謝後起則汪文

端公李尙書用大科致通顯文端尤以詁經博物負海內  
重望致位宰相顧于著述謙讓未遑也先生孤童晚出一  
露鋒銳盡掩前人每提學使者行部至皆拱手贊歎旣而  
屢困州舉年二十六乃盡棄科舉進士之業力求古人微  
言大義其宗旨以爲挽回世運莫切于文章文章之根本  
在忠孝源在經術其用在有剛直之氣以起人心之痼疾  
而振作一時之頑懦鄙薄以復于古其說經不袒漢宋而  
以近儒之破碎穿鑿爲漢學之糟粕語錄之空虛元渺爲  
宋儒之筌蹄其論治術以爲天下之大病不外一吏字尤  
不外一例字而實不外一利字近世一二魁儒負匡濟大

畧非雜縱橫卽陷功利未有能破例字利字之局而成百  
年休養之治者也其爲文章入幽出顯沈痛吐露蓋先生  
應鄉舉者十有二而後領一解以貢于京師至則與四方  
之士議論追逐以求文章之眞亦陰以覘氣運之羸縮衰  
長而庶幾波流之一返也是時先生座主長白鍾侍郎館  
先生于家謂人曰四農乃吾師事也宜黃黃司寇亦云然  
然先生與禮部試者六矣卒默默無所遇主文枋者至以  
不得先生相詬病而一時新進少年翰林文學之臣往往  
竊觀先生之文諷頌闡記以期俛一識之也先生笑曰吾  
豈若是難知耶先生居京久所與往來若永豐郭儀霄建



甯張際亮震澤張履益陽湯鵬歙徐寶善窮精畢力研悅  
劇切盡當時之選矣要皆用文辭詩歌相推厭至于先生  
深心大用尙有知之不盡者而豈所望于流俗之士也先  
生學以克己爲要以有恥爲歸進退取與細大一節初儀  
徵阮相國爲漕運總督招先生力辭不往後朱公桂楨周  
公天爵以清剛大節爲世名臣于先生皆願納交周公至  
欲微服郊外相訪先生以爲義無所居徒駭流俗公以是  
喟然有望塵之歎少時與同邑邱君廣業黃君以炳相命  
以懲忿窒欲之學所居故柴氏宅柴素無賴毒其家人以  
駕禍先生還其宅斂其尸終不與較時年未冠也中年所

養益純和順之氣布于四體而臨義勃然尤善剴斷大事  
嘉慶末郡人以白役妻裴烈婦當入祠與不當入祠分左  
右袒傾城以爭爭久不決先生爲書數百言開解窾會平  
其牙角聞者帖服道光中濬城東澗河上下游居民萬家  
用異議相牴亦得先生言乃定蓋其平日公誠之心感孚  
于人人而言中理會又足以解膠結而定危疑一旦立乎  
廟堂之上與

天子宰相相可否遇非常之原一國之大是非必能從容言笑  
以靖中外之人心可以俟諸百世而不惑也惜其無所設  
施而空言之垂于世祇于如是而遂已焉然得先生之書

尊而信之以視夫元虛穿鑿靡心力于無用以取世資者  
其關於人心世道何如也先生生于乾隆五十年六月二  
十八日卒于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戊子科舉人第  
一乙未大挑一等以知縣發安徽未赴而卒所著養一齋  
詩文集二十四卷外集未刊者十四卷詩餘三卷詩話十  
三卷念石子一卷春秋綱領一卷喪禮正俗一卷黜邪家  
誠一卷傳恭堂祭儀二卷示兒長語一卷養一齋劄記九  
卷四書義試帖共五卷九經人表一卷論語權疑三卷二  
書皆未成蓋絕筆也配史孺人事先生有禮先生歿後教  
子收族一遵先生之戒後二十年卒子三人亮弼郡庠生

後先生十七年卒亮彝邑廩生亮熙郡廩生女三適鮑掄  
秀郭斗鮑掄弼孫六人蘭寓亮弼出蘭實蘭同亮彝出蘭  
璘蘭華蘭章亮熙出先生始以歿之年十一月葬郡城東  
南潘岡上咸豐八年九月遷葬于車橋陳家河北岸史孺  
人合葬焉一同與先生游處二十年先生始以弟畜而一  
同師事先生往來長安連牀接軫聞教甚詳先生之歿遺  
戒力辭哀輓墓志誄文故不敢以爲門人刻遺書時先友  
長德尙有存者又不敢僭以爲今則無可辭矣先生盛德  
事多有已牒上禮部者人皆能言之余獨綜其立身教世  
之大旨以揭于篇孤貧崛起學究天人名聞四海不虛也

咸豐十年正月鄉後學魯一同謹狀

事查本邑縣立縣儒學人皆由官之命...

身處僻壤不修文不始禮以爲全...

人合義氣一同與夫主敬...

人合義氣一同與夫主敬...

人合義氣一同與夫主敬...

人合義氣一同與夫主敬...

人合義氣一同與夫主敬...

人合義氣一同與夫主敬...

人合義氣一同與夫主敬...

昆田束髮受書卽聞山陽有 潘四農先生而未之見也  
壬辰應京兆試謁先生於鍾侍郎邸第先生獎之以詩少  
年二章見集中者是也歲癸巳請業於先生車橋之里居  
始列弟子籍見勗以根柢之學甲午昆田舉京兆先生以  
計偕之役風雪戒塗欣然就昆田於宣南道院質疑問難  
講學之餘賦詩飲酒爲樂時有名公憂當代文章衰弱不  
振語於衆中曰制義雖小道然運會所關安得拔士如潘  
君者以挽一時之風氣乎場前來就先生談出一紙裏留  
於几案而去先生曰此何物也焚之榜發先生不售時從  
游於都下者有曲阜孔宥函先生屬吾兩人曰科目爲我

輩進身之階不可苟如女子然奔則爲妾矣旣而又曰天下不久當有事我輩宜自勉賦述意二章以示丙申再至都相聚未久卽出得通甫同行先生爲三君詠以紀之丁酉從先生游於揚州姚石甫巖使幕中石甫先生名才碩望方以天下自任敬先生如師放舟金焦賓從歡讌爲詩歌刻諸石笑曰此游可爲江山增色矣戊戌三從先生於都下與通甫同寓宥函邸舍文人學士萃集春明慕先生而來者戶外屨常滿所尤款密者宜黃黃樹齋歙徐蓮峰兩先生及建甯張亨甫益陽湯海秋漢陽葉潤臣桐城江龍門同郡韋竹坪也先生素豪飲以多病爲禁爵爵容可

一升以十爵爲度然每談天下事則忘禁輒醉嘗曰天下  
有事我輩其如何幸毋忘前詩卽述意二章是也於是相  
率而起且拜且哭亨甫恒自言能相人指宥函示坐人曰  
此死難相也先生領之時寰瀛清宴中朝大官方相與歌  
詠昇平日談時事者爲名士陽與而陰實拒之於是士人  
動色相戒乃不數年而煙塵四起至於今日宥函果以從  
戎殉於江上曾幾何時追溯前言能不悲哉是年有燕山  
話雨圖先生題詩極悲歸不一歲而卒人皆言先生之悲  
蓋以永訣京師而於天下寄無窮之慨也先生留心天下  
事以正人心爲主卽論制義亦先正心術嘗選前賢名作



爲救心集曰言爲心聲區區制義 國家以此取士而羣  
趨於邪媚鄙薄之塗天下尙可問乎聞者笑以爲迂先生  
旣沒同人共梓遺集河督東昌楊侍郎讀而歎曰此今之  
大賢也二百年來以利祿爲學欺世而盜名者殆不乏人  
先生知其流失將無底止而思有以解其癥結使反而求  
諸本原之地豈非大賢乎急宜請於 朝以崇祀鄉賢爲  
後來勸聞者乃不信事亦久而後成今年續有所刻收拾  
遺稿總爲若干卷昆田親炙雖久而駑鈍不學無能闡先  
生之萬一大凡已見於通甫狀中不贅及謹述及門之始  
末綴於簡尾以志不忘云同治二年歲次癸亥秋月門人

吳昆田百拜謹跋

卷一 齊集

跋

三